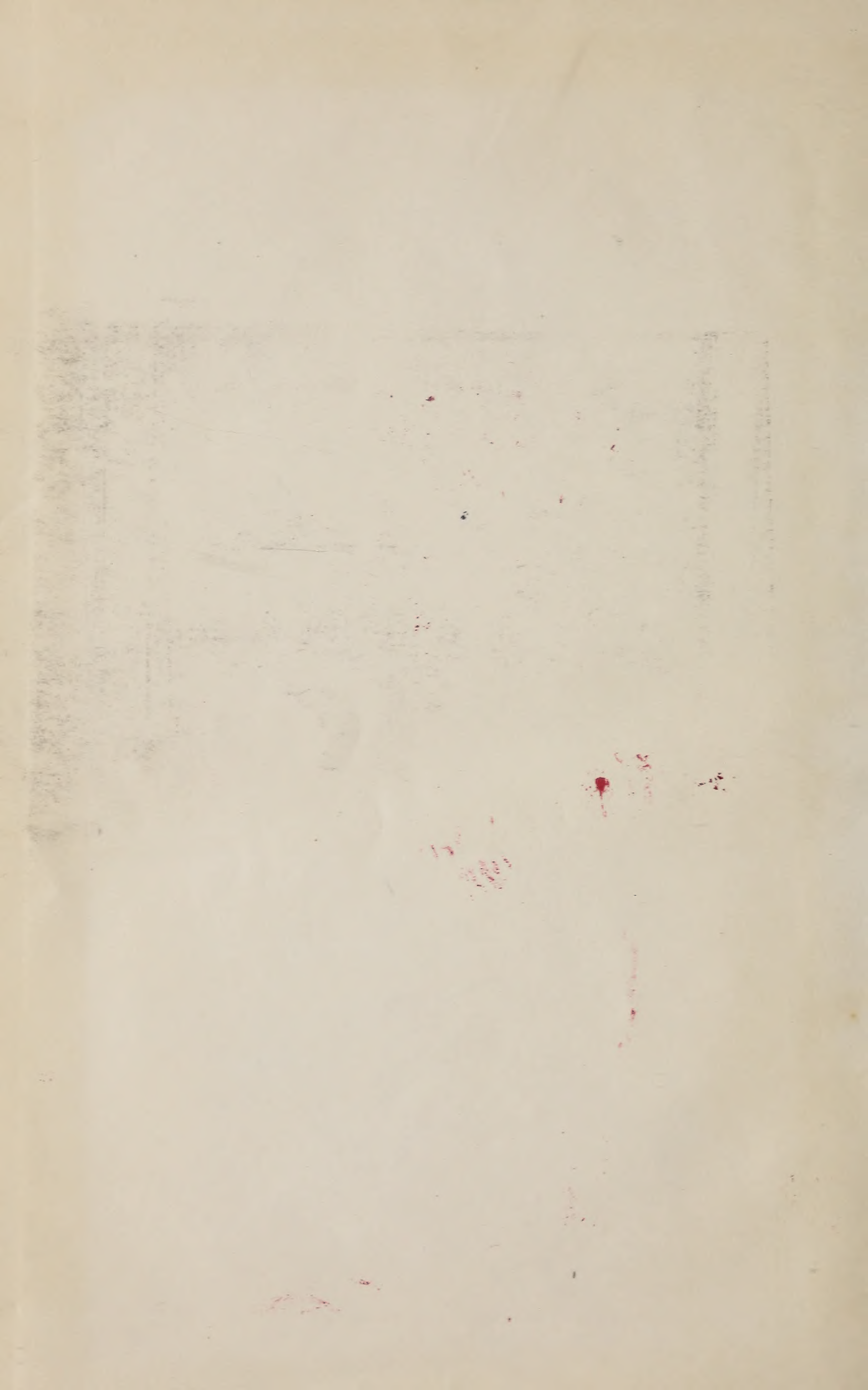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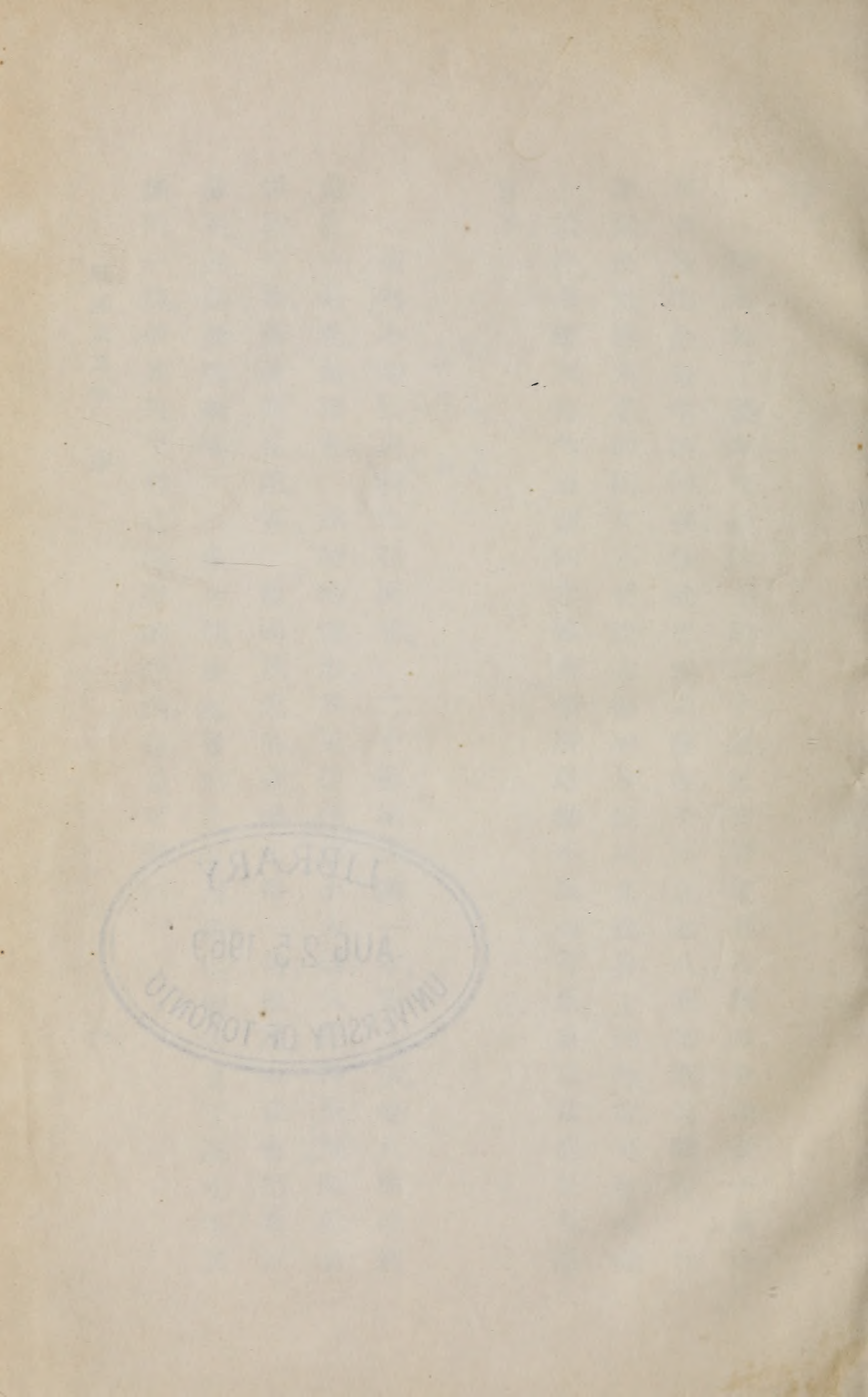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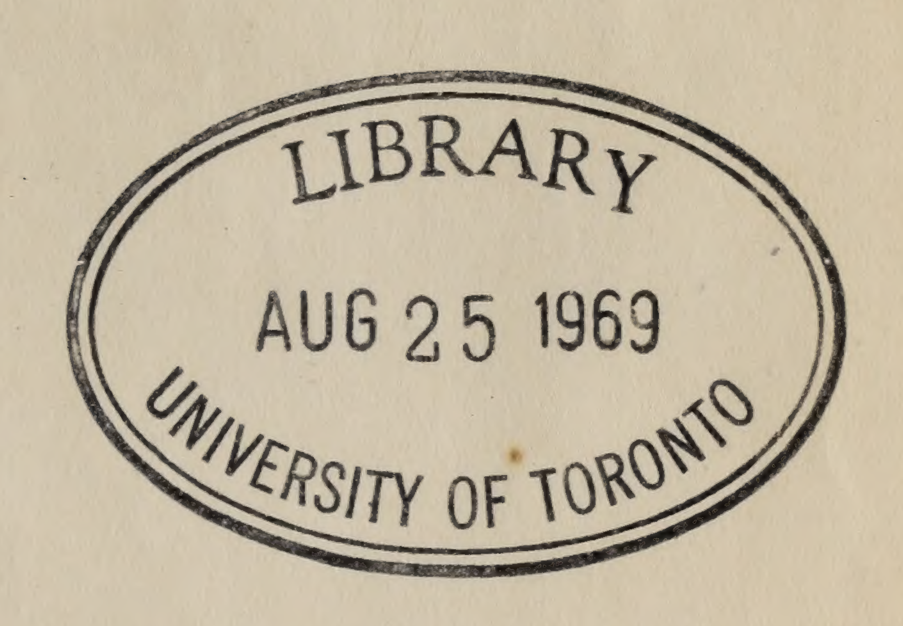







LIBRARY
AUG 25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序

聖陶集了幾年來做的小說二十篇，付文學會刊入叢書，教我做一篇序。我與聖陶是最早的同學，他的思想與藝術，十分之七八，我都看見曉得。我雖則沒做過文藝的研究，不能說明他的小說在文藝界上的地位，可是要做一篇序來說明他的思想的本質，與他所以做小說的背景，自以為我是最適宜了。

聖陶小時候，與我住在同巷。二十世紀的第一年，我九歲，他八歲，我們就在一處私塾讀書。那時的情形，我現在已想不大起；只記得聖陶頗歡喜做些玩物，背着先生戲弄。他同我說的話，還記得一句：他說，『我會把象牙做朝版，你要我做嗎？』象牙朝版他當然沒有做過；但他看見了道士手裏握的一塊，便興起了自己創作的念頭，這是可信的。

他比我早進一年中學。我進中學時。他正是刻圖章，寫篆字最有興味的當兒。記得那時看見他手裏拿的一把大摺扇，扇上寫滿了許多小小的篆字，我看了他的勻淨工整，覺得很是羨慕。後來他極歡喜做詩。當時同學裏差不多沒有一個會做詩的，他屢屢的教導我們，於是中學校裏就結合了一個詩會，叫做放社。但別人的想象和表出，總不能像他那般的深細，做出來的東西總是直率得很，所以我們甘心推他做盟主。

他畢業後寫給我的信，屢次把詩詞來替代，開緘時往往只見一首長詩，或四五首的律詩。他的詩並不雕琢字面，也不堆砌典故，也不模做那一家，只是活潑潑的表情寫景。現在就掇拾的方便，錄出一首：

游拙政園：

纖雨值休辰，園游恣幽賞。迴沼抱南軒，几窗愛淨朗。小坐神忽清，喩之言難想。環顧卉樹森，濃綠彌衆象。稀處現樓臺，微風動簾幌。

一聲鷓鴣啼，忽焉聆繁響：乃如蟹爬沙，雨急敲林莽。此境益靜寂，空山或可仿。顧公燕都歸，聽雨譚抵掌：直北是長安，冠蓋屬朋黨。白日妖霾現，殺人棄溝壤。雞鳴上客尊，狗苟公道枉。豪游金買笑，乞憐血殷顙。嗟哉行路難，觸處是骯髒。何當謝世慮，攝心息俯仰？寄情孰所樂，高歌慨以慷！帝力鼓大化，誰省我所往？辭終各無言，看水倚軒幌：初荷碧玉盤，水珠滾三兩。（二，七，二）。

聖陶對於文藝，沒有一種不歡喜。他常要學雕刻，可憐這件事在中國是沒有一點機會的，至今只落得一個想望。又常想看戲做戲，但蘇州既沒有機會，上海又沒有力量去。元年九月，我到上海，看了戲告他；他答我道，

『此事余並無閱歷，而自信有理想上之境界。』（一，九，五。）

『君於戲劇，與我同一爲少有經驗；然觀君之評劇，……即我未聆此曲

未覩此劇之人之意，與君亦有同意。可知劇固無所謂佳不佳，惟近。情。者。乃。佳。耳！余嘗聽人談劇，而知劇中固多不近情者。彼演劇者亦同是人，何以乃作不近情之劇也？余與君之所見，余常以爲近情；苟獻身舞臺，或亦不失爲名伶也。』（一，九，七。）

後來他到了甪直，提議在學校裏造了一個戲臺，自編了劇本，每逢星期三演作一次，這事的伏脈就在那時了。

他家境很清貧，使他不能專向文藝方面走。他中學畢業後，就在蘇州城裏充做初等小學的教師。他的性情，原是和小學生聚得下淘的，無奈學生以外的人逼着他失掉了職業上的興趣，所以他覺得很苦。他寫信給我道，

『做教師之無味，不在學生之不好，乃在同事之講不落言話，調查視學

之「像煞有介事。」坐是二者，我乃一肚皮的不高興！』（一，十二，廿二。）

又道，

『昨倚闌干觀鞋匠之工作，一剎那間，感想潮湧：以爲以正當之腕力，做正當之事業，及其成功，當有無限快樂。所謂正當，係指實際而言；世間之倫理思想之所云，則非我所指也。如彼鞋匠，我力能以爲鞋，則別無他之假借，他之思慮，抽其麻絲，持其皮刀爲之不已；一鞋告成，此時之樂爲何如哉！與我相較，則我必始託人引薦；得業矣，又必規規於課程；修身也，必有崇拜；同事也，必作寒暄；省縣視學來，又必受牽制：百不自由。「因」既非正當，何得有正當之「果！」視彼製鞋人，羨之不已，效之無才，復自歎耳！……』（二，一，十。）

那時候，聖陶精神上苦痛極了：他自己文藝上的才具既不能發展，教育上的意見又不能見實諸行；稱他的心，實要丟掉了教師，投身做工匠去。果然到

後來，爲了和同事視學不能沆瀣一氣，於民國三年的秋間，給他們排擠去了！聖陶想象的豐富，描寫的精細，自中學時期以至民國三年，都可在他的詩裏尋出。他歡喜逢人就偵察他們的心理，代他們設想，這在他給我的信上也可見到幾條。那時他雖未做小說，然而做小說的動機與興味即在於此了。他說，

『日坐茶寮，同學輩刺刺談政黨內閣不休。……一入政黨便富於感情；某某黨三字之於人，何其有如許神通也！然於廣座之中，默聆各人之言論即可以偵知其隸何黨籍。小。試。偵。探。術，亦一。消。遣。法。已。』

（二，五，十。）

『看上海各報，……雖明知其爲肚裏新聞，自撰專電，荒唐論說，而我輩看他。如。何。想。法。撰。法，則亦。未。始。非。趣。事。』（二，五，廿三。）

『獨至鶴園，茗於攜鶴草堂，乃得少舒其意志。修髮少年，傍鏡自窺其

首；盛妝佳麗，逢人故正其眸；熱客談時，涎珠飛越；老翁說古，意態橫生．我。從。旁。靜。觀，皆具。妙。相。』（二，八，廿八。）

假使他早做了幾年的小說，這種『政黨熱』和『園游興致』——民國元二年間蘇州特盛的娛樂，——必然充做了他筆下的材料了。

聖陶與小說最早的因緣，大約是中學校裏把伊爾文見聞雜記做英文課本。那時，他讀了幾篇妻和大夢，便去練習翻譯。到後來，又讀了些舊小說；報紙上的小說也很留意。當時作者以蘇曼殊的筆致爲最乾淨，所以他的斷鴻零雁記等，聖陶每從太平洋報上鈔錄下來。他剛任小學教員時，酷想把自己的環境和心神做一部很長的自傳，前後寫了二萬字；但教科太忙，不曾做完。元年暑假裏，有一家報館向他要稿子，他想用白話體做一種理想小說，名喚世界，所說乃無國界無金錢以後之世界；擬逐日寫千餘字，一百

天左右登完。但那家報館籌辦了長久，轉瞬開學，他也不能做了。直到三年秋間受擠去職之後，他方始有了閒暇，努力發展。所苦的，他受經濟的逼迫更厲害了，他只得做了許多短篇小說投寄禮拜六，及新聞報等。他曾寫信給我道，

『如今爲金錢計，日節一二小時爲出賣之文，凡可以得酬的皆寄之。……然爲文而至此，亦無賴之尤者矣！』（三，九，二十。）

『吾今弄些零用，還必勉強寫幾句。然吾却亦自定宗旨：不作言情體，不打誑語；雖不免裝點附會，而要有其本事，庶合於街談巷議之倫。……總之，吾有一語誓之君前曰，吾決非願爲文丐者也！』（三，十一，十三。）

讀此，可見聖陶極不願拿文藝來敷衍生計。他不肯打誑語，必要有其本事，便可知道他的宗旨在寫實，不在虛搆，和那時盛行的豔情滑稽各派是合不攏來的。

聖陶因爲自己所抱的宗旨與時流不合，所以對於當時的小說界很抱悲觀。他在三年冬間，曾作了一篇正小說，把流行文字批評一下。這篇文字，他做好了就寄到一家雜誌裏去，我沒有看見。現在鈔出他來信的數則做個代表：

『近來小說……皆一邱之貉。出場總有一段寫景文字：月如何也，雲如何也。雲月之情萬殊，詩人興詠，靈心獨運；而今之小說中所描寫之雲月乃無弗同！其語句：如謂女才則曰「誦唐詩琅琅上口，此某家不櫛進士。」聊齋誌異中，此等語雖非常見，然統觀全書，亦且厭其老調；今乃無篇不然矣！公園春遊，男女邂逅，三語未終，便是求婚。其後非阻於父母，卽梗於離亂；中間約略點綴幾句傷離怨別之套語，便自詡極文字之波瀾，盡言情之能事矣！今世風行，言情獨盛；言情之作，尤多老調：夫豈作者讀者均弗怪爲老調耶？抑亦人心淫佚，樂

聞鄭衞之音，溫馨心上，以爲「慰情聊勝無」之意耳！ 彈詞家所唱盲詞，人有兩句以括之曰，「私定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今之小說，亦此類已！』（三，十一，廿一。）

『今之小說，可謂皆自抄襲得來。 苟指出某篇出於某書，且不勝其繁。或則竊取舊小說之一毛一髮，便足命題成篇。 至其語句之同，更不可數。 祇得謂彼輩熟讀小說，故成語如流而赴也！』（同。）

那時，他所做的小說有博徒之兒，姑惡，飛絮沾泥錄，終南捷徑等篇，都是摹寫黑暗社會的作品。

到民國五年，舊同學吳賓若君在蘇州東南甪直鄉做高等小學校長，招聖陶擔任教科。 這時候，他在城裏的許多痛苦受不到了，舊教育討厭的地方也可商量改革了。 回憶他做城裏教師時，有一信給我道，

『惟念於教師職務得少盡精力使醇醇諸稺展發神輝，亦此生一樂。

雖今日所呈現象每不滿昨日之所懷，所幸心存希望，卽是一縷動機；此機勃發，或有美滿光明之時也！』（二，十，十二。）

此種希望，在城裏固因種種牽制不能達到，但到了鄉下卻很可自由措施了。

他在這幾年裏，胸中充滿着希望，常常很快樂的告訴我他們學校的改革情形。他們學校裏，立農場，開商店，造戲臺，設備博覽館，有幾課不用書本，用語體文教授，……幾年內一步步的做去，到如今都告成功了。這固是聖陶的一堂同事都有革新的傾向，所以進步如此其快，但聖陶是想象最銳敏的，他常常拿新的意見來提倡討論，使全校感受到他的影響，這是無可疑的。

自五年到現在，六年之間，他沒有離開過甪直。八年，又把全家搬了過去，從此他做了甪直人了，他每天所到的地方，只有家庭及學校，而這兩處都充滿了愛的精神，把他浸潤在愛的空氣裏。於是，他把民國四年以前的悲觀都丟掉了，從不再說短氣的話。社會的黑暗，他住在鄉間，看見的也較

少了。於是他做的小說，漸漸把描寫黑暗的移到描寫光明上去了。民國七年間，新青年雜誌提倡國語文學極有力量。但那時新體小說只有譯文，沒有創作。聖陶禁不住了，當新潮雜誌出版時，他就草了一生一篇寄去，隨後又陸續做了好幾篇。可喜新潮裏從事創作的，還有汪緝齋兪平伯諸君，一期總有二三篇，和聖陶的文字，竟造成了創作的風氣，去年，他的短篇小說愈做愈多了。今年，更加入晨報及小說月報，很奮勉的做去；所發表的文字，都是讀者逐次看見的。

這幾年來，他常有信給我，論小說界的現狀，及他著作小說的感情和興味。可惜許多信札都不在手頭，他在晨報上發表的文藝談，我處也沒有，不能把這些摘錄出來。他最近有信給我，道，

『我有一種空想，人與人的隔膜不是自然的，不可破的。我沒有什麼理由，只是一種信念罷了。這一層膜，是有所爲而遮蓋着的；待到不

必需的時候，大家自然會赤裸裸地相見。到時，各人相見以心，不是相見以貌。我沒有別的能力，單想從小說裏略微將此義與人以暗示。……』（十，五，三十。）

這是聖陶近來做小說的宗旨。他所以表現這種微妙的愛，並不是求在象徵主義中占得一席地，只是要把慘酷的社會徐徐的轉變！

聖陶做的小說，決不是敷衍文字，必定自己有了事實的感情，著作的興味，方始動筆；旣動筆則便直寫，也不甚改竄。換句話說，他的小說完全出於情之所不容已，絲毫假借不得的。要說明這件事，且得舉一例。原來不會做小說的人，逢到一件奇事，或者自己有了什麽悲觀，就以爲是很好的小說材料，去請求會做小說的人和他代做。我之對於聖陶，就有這樣的幾回：但他從沒有依過我；或者說，『等我醞釀成熟了再講罷！』我幾次的願望雖

沒有成遂，但我並不恨他的沒情面，反而深敬他的不苟且。　這幾年的信，不幸不在手頭，不能徵引。　我且把他對於詩上的話引了，也可以作一個推證。

我於民國二年間，在海道中作了幾首詩，因爲自已有不愜意的地方，請他改竄，又請他和作。　他答我的信說道，

『詩不可改，前人已屢言之。　蓋詩在偶拾，改則遂同斧鑿，生趣且立盡。

我詩於成時即不改竄。　有功夫改，何不另作乎？　君如欲改，還請自改！』（二，五，一。）

『至於和作則尤所不可。　我未渡海，何以能說得出什麼！　苟強爲之，不將如前代之賦秦宮漢殿耶？　是以竟不和已！』（二，五，二。）

這番話說得何等的決絕！　這便是聖陶一切創作都能使精神飽滿的緣故。

這回文學會集刊叢書，便把聖陶三年來的小說刻了一集。　這本集子，

是彙刊個人的新體小說的第一部，是很可紀念的。聖陶往年極羨慕的鞋匠生涯，於今成就了：這二十篇文字，便是二十雙鞋子。想他鞋子告成時的樂趣，已經經過了二十回了！我祝頌聖陶，從今以後，永永在工作的時候，即是永永在快樂的時候。到他老年時，看着這最先的二十雙鞋子，就是畢生事業的起點，當更覺得發生珍重的心思了。

聖陶因爲裏邊有一篇喚做隔膜，也就把他做了全集的名字。但我以爲這個名目不大好。因爲集裏固然有幾篇——如一生一個朋友，隔膜——是從骨子裏看出人與人之冥漠無情的，但母，伊和他，小病，低能兒，諸篇，把人類心情的相通相感之境寫得美滿極了；況且聖陶做小說的趨勢，又向不隔膜方面進行：怎能把小部分去賅括全體呢！要是聖陶永遠過民國四年前的生活，所做的小說只向社會的黑暗方面描寫，那麼，這一集喚做隔膜，是確之又確的。現在他的學校與家庭都成了愛的世界，別種無情的社會他

也沒有加入，他的生活是再不隔膜沒有了。　所以我勸他改名微笑，來表達這交互縈感的心神。

我所以爲聖陶做這篇序，有兩種緣故。　一，聖陶所交的師友，沒有一個是拿了文藝來誘掖他進入這範圍的；但他不以沒有誘掖之故，便衰頹了志氣，終是獨行孤往，求之不懈；到底，別人也多受他的同化了。　至於他遭值的時候，在其創作初期，社會上只把文藝當消遣品看，小說更是所謂『倡優同畜』的東西，而他那時獨能以『描寫物情宣達社會隱潛』爲宗旨；到了現在，他的藝術手腕更高超了。　從此兩事，都可見聖陶具有文藝的天才；他便是不生今世，不做小說，他的事業也必向文藝方面發展，造成美滿的成績。我做這序的第一義，就是要說明他是一個文藝的天才。　二，歷來的學問家文藝家，別人替他作傳，多在暮年或身後，所采集的材料，多半是享了盛名以

後的至於早年的思想行事，早已佚去，無從尋補。然而一生的基礎，就在早年，我們若是要深知一個人的性情學業，這早年的事實必不應輕輕略過。聖陶要是能奮勉的修養和工作下去的，將來的事實自爲人所易見，必有爲他做詳傳的人，我們不必豫慮；單是現在以前的事，若不由我介紹，勢將無人曉得。

我做這序的第二義，便是搜集他早年的思想行事，來備將來的文獻。但是我極抱歉，他的信札，我黏貼在册上的，只有民國元年至三年，而三年的上半年又覓不到。其餘的信札，都捆置在京寓，不便取覽。所以記他的事實，只有二年半間是他親筆告我的話。我將來如能把他的信札都聚合攏來，等這書再版時，或他出第二集時，加上一篇續序，這最是我的願望。

十，七，十，上午一時，顧頡剛。



目次

隔膜 及其他短篇小說

一生

伊生在農家，沒有享過『呼婢喚女』『傅粉施朱』的福氣，也沒有受過『三從四德』『自由平等』的教訓，簡直是很簡單的一個動物。伊自出母胎，生長到會說話會行動的時候，就幫着父母拾些稻藁，挑些野菜。到了十五歲，伊父母便把伊嫁了，因爲伊早晚總是別人家的人，多留一年，便多破費一年的穿吃零用，倒不如早早把伊嫁了，免得白擲了自己的心思財力，替人家長財產。伊夫家呢，本來田務忙碌，要僱人幫助，如今把伊娶了，即不能省一個幫傭，也得抵半條耕牛。伊嫁了不上一年，就生了個孩子，伊也莫明其妙，只覺得自己睡在母親懷抱裏還是昨天的事，如今自己是抱孩兒的人了。伊的孩子沒有搖籃睡，沒有柔軟的衣服穿，沒有清氣陽光充足的地方住，連睡在伊的懷

裏也只有晚上睡覺的時候才得享受，白天只睡在黑魆魆的屋角裏。不到半歲，他就死了。伊哭得不可開交，只覺以前從沒這麼傷心過。伊婆婆說伊不會領小孩，好好一個孫兒被伊糟蹋死了，實在可恨！伊公公說伊命硬，招不牢子息，怎不絕了我一門的嗣！伊丈夫却沒別的話說，止說要是在賭場裏百戰百勝，便死十個兒子也不關我事！伊聽了也不去想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只是朝晚地哭。

有一天伊發見了新奇的事了：開開板箱，那嫁時的幾件青布大襖不知那裏去了。後來伊丈夫喝醉了，自己說是他當掉的。冬天來得很快，幾陣西風吹得人徹骨地冷。伊大着膽央求丈夫把青布襖贖回來，却吃了兩個巴掌。原來伊吃丈夫的巴掌早經習以爲常，惟一的了局便是哭。這一天伊又哭了。伊婆婆喊道，『再哭！一家人家給你哭完了！』伊聽了更不住地哭。婆婆動了怒，拉起搗衣的杵在伊背上抽了幾下。伊丈夫還加上兩個巴掌。

這一番伊吃得苦太重了。想到明天，後天，……將來，不由得害怕起來。明天朝晨，天還沒亮透，伊輕輕地走了出來，私幸伊丈夫還沒醒。西風像刀，吹到臉上很痛，但是伊覺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輕些，就也滿足極了。一口氣跑了十幾里路，到了一條河邊，才停了脚步。這條河裏是有航船經過的。

等了好久，航船經過了，伊就上了船。那些乘客好似個個會催眠術的，一見了伊，便知道是在家裏受了氣，私自逃走的。他們對伊說道，『總是你自己沒長進，才使家裏人和你生氣。即使他們委屈了你，你是年幼小娘，總該忍討一二。這麼使性子，碰不起，苦還有得吃！況且如今逃了出去，靠傍誰呢？不如趁原船歸去罷。』伊聽了不答應，只低着頭不響。衆客便有些不耐煩。一個道，『不知伊想的什麼心思，論不定還約下了漢子同走！』衆人便譁笑起來。伊也不去管他們。

伊進了城，尋到一家薦頭。薦頭把伊薦到一家人家當傭婦。伊的新生活從

此開始了：雖也是一天到晚地操作，却沒下田耕作這麼費力，又沒人說伊，罵伊，打伊，便覺得眼前的境地非常舒服，永遠不願更換了。伊惟一的不快，就是夜半夢醒時思念伊已死的孩子。

一天，伊到市上買東西，遇見一個人，心裏就老大不自在，這個人是村裏的鄰居。不到三天，就發生影響了：伊公公已尋了來。開口便嚷道，『你會逃，如今尋到了，可再能逃？你若是乖覺的，快跟我回去！』伊聽了不敢開口，奔到裏面，伏在主母的背後，只是發呆。主母便喚伊公公進來對他說，『你媳婦爲我家幫傭，此刻約期還沒滿，怎能去？』伊公公無可辯論，只得狠狠地叮囑伊道，『期滿了趕緊歸家！倘若再逃，我家也不要你了，你逃到那裏，就在那裏賣掉你，或是打折你的腿！』

伊覺得這舒服的境地，轉眼就成空虛的，非常捨不得。想到將來……更害怕起來。這幾天裏眼睛就腫了，飯就吃不下了，事也就做不動了。主人知道伊

的情況，心想如今的法律，請求離婚，並不煩難，便問伊道，『可情願和夫家斷絕？』伊答道，『那有不願！』主人便代伊草了個呈子，把種種以往的事實，和如今的心願，都敍述明白，預備呈請縣長替伊作主。主婦却說道，『替伊請求離婚，固然很好，但伊不一定永久做我家幫傭的。一旦伊離開了我家，又沒別人家僱伊，那時候伊便怎樣？論情呢，母家原該收留伊，但是伊的母家可能辦到？』主人聽了主婦的話，把一腔俠情冷了下來，只說一聲『無可奈何！』

隔幾天，伊父親來了，是伊公公叫他來的。主婦問他，『可有救你女兒的法子？』他答道，『旣做人家的媳婦，要打要罵，概由人家，我怎能作得主？我如今單是傳伊公公的話叫伊回去罷了。』但是伊仗着主母的迴護，沒有跟伊父親同走。

後來伊家公婆託着鄰居進城的帶個口信，說伊丈夫正害病，要伊回去服侍。伊心裏只是怕回去，主母就替伊回絕了。

過了四天，伊父親又來了。對伊說，『你的丈夫害病死了，再不回去，我可擔當不起。你須得跟我走！』主母也說，『這一番你只得回去了。否則你家的人就會打到這裏來！』伊見眼前的人沒一個不叫伊回去，心想這一番必定應該回去了。但總是害怕，總是不願意。

伊到了家裏，見丈夫直僵僵地躺在床上，心裏很有些兒悲傷。但也想，他是罵我打我的！伊公婆也不叫伊哭，也不叫伊服孝，却領伊到一家人家，受了廿千錢，把伊賣了。伊的父親，公公，婆婆，都以爲這個辦法是應當的。他們心裏原有個成例：不種了田，便賣耕牛，伊是一條牛，——一樣地不該有自己的主見——如今用不着了，便該賣掉。把伊的身價充伊丈夫的殮費，便是伊最後的義務！

一九一九，二，一四。

春遊

這一天是很好的天氣，緩和的東南風一陣陣送過來，野花都微微顛頭。河面承着天空的青翠和太陽的光亮，差不多一片白銀的廣場，鑲嵌着許多碧玉——因爲縐着又細又軟的波紋。湖旁的田裏，麥已長得有二三寸了。幾個農夫農婦靠着河邊，把船裏載來的肥料運到儲蓄肥料的潭裏。他們只顧工作，都默不作聲，彷彿只有一個人在那裏似的，又彷彿是幾件機械在那裏動。湖的那一岸，一帶的山又清秀，又靜穆。這一幅畫圖是天然的，然而沒有人讚他好，只有樹上的小鳥從這枝飛到那枝，側着頭，望一會野景，便淸淸脆脆地叫幾聲，唱他們讚美春景的歌。

一男一女從田岸上遠遠走來。他們倆約模三十左右年紀。那男子深目，高額，兩顴瘦削，很表示一種固執自尊的態度。那女子的容貌很是普通，什麼地方都可尋到伊的模型，伊是和順而且柔弱。他們倆隨意說笑，玩賞那春景，非常快活；但是伊更快活的便是依着伊的丈夫出游——這是難得的事。他們

倆走到湖邊，足力微覺乏了，看地上綠草乾淨得很，就坐了下來歇息。

伊的生活很簡單，又很不自然。伊幼年的時候所看慣的，是家裏和親戚家的幾位太太奶奶小姐們，他們沒理想，沒行爲，衣食居息，奉行故事，伊就得了榜樣。伊嫁了丈夫，生活史上便起了個變更，伊覺得丈夫是人類裏最高貴的，自己應當服從他——因爲他愛着伊。他是個文士，主撰一種女子雜誌，做些社論，總帶着『夫婦之義，猶君臣也，』這句話的色彩。還編了什麼香奩雜綴美人譜……載在他雜誌上，自以爲『驚才絕豔。』這些文字裏的話頭伊也聽得懂，非但懂，而且佩服，而且確信。伊丈夫快樂的時候，便是伊快樂的時候。有時伊丈夫不快樂，伊便擔了心，想出種種方法引他丟掉那煩惱。不一會，自的果達，伊也快樂了。這一天，伊丈夫攜伊野遊，一路談笑，非常高興，所以伊也高興得了不得。

伊坐在草地上，伊丈夫指點着四圍景物告訴伊說，這是什麼山，這是什麼

村。伊却不去留心丈夫那些話，心中突呈一種奇異的感想，自己也不曉得是什麼，不過曉得這感想超出以前所歷的快樂之上。伊望着湖面，空闊光明，波瀾微縐，那可愛的紋，決非人工可以織得成的。伊望着山，一派清氣，像要渡湖送過來。山影倒入湖裏，娟媚而且莊嚴，像那司美術的神在那裏凌波游戲。這個當兒，伊把已往的生活忘了，伊把當年幾位太太奶奶小姐們的榜樣，和盤踞腦海裏的丈夫的威儀言論都忘了，伊把自己也忘了，伊只覺得眼前的景物自然，活潑，高潔，自己早和這自然，活潑，高潔融和了。伊那感想深印腦筋，容貌上便顯出一種快樂強毅的神彩——從前不曾有的。伊丈夫還當伊因跟着自己出游所以快活，實則此刻是不然了。

春游的事情過去了。

伊的生活依然如故，沒有變更。然而伊那感想永永牢記。根據着伊那感想，也不能說伊的生活沒有變更。

兩封回信

一九一九，三，一九。

他尋常寫封信，右手握着筆，便快快地移動，——頭微微地側着，有時舌端舐着上唇——從頭至尾，決沒有一刻停留，下一回思索的工夫。現在這封信，他覺得關係的重大，什麼都比不上。自己是怎麼一種心情，要借這封信去傳達；怎麼一種言語，應該顯露在這封信上：他自己簡直糊糊塗塗，弄不明白。他早上晚上睡在牀上的時候，腦子裏的想念，和大海裏的波浪一般，繼續不斷，而且同時並作。他總希望有一個波平浪息的時候，這變動遷流的海，頓時化爲智慧的泉源，能够去解決他那糊塗不明白的疑問；可是永永做不到！他自己想，不寫這封信罷；但是又覺得有一種偉大而不可抵抗的力，迫促着他，彷彿說，『你要使你的靈魂有歸宿，你要認識生命的眞意義，非寫這一封信不可。』他屢次被這個使令催促着，自覺拗他不過，這一天硬着頭皮，決計寫這

一封信。但是他那疑問終竟還沒解決；寫是決定寫了，然而寫什麼呢？因此他尋常寫信很迅速的慣技，此刻竟有了例外。

煖烘烘的陽光從半開的窗簾裏射進來，熏得他有些醉了。窗外牆上，開滿了紅的薔薇花，微風吹着，時有二三花片寂寂地落下。蜂兒從花心裏飛出來，發出一種催眠的聲音——這是唯一的聲音了，此外只有他自己能夠聽得血脈的震動。他這時候什麼都像在夢裏，環繞他的四週，他也辨不出是美麗，是閒適，或者是無聊，是沈寂；他只對於將要寫的這一封信的受信人，艷羨，愛慕，想像，猜度，……總而言之，種種心的現像，都集中在伊身上了。

他那紊亂茫昧的思念，實在不容易抽出一個頭緒來；蜂兒催眠的聲音，越來越響，彷彿有意來擾亂他的思路。映到他眼睛裏，只有一幅印着美麗的小花的信箋，承着太陽，反射出光彩的白，像是個晴光萬里的大海。但是他沒有指南針，打從那個方向去呢？

他知道涵青失敗的事實：原來涵青先曾寫信給伊。後來得伊一封回信，大略的意思是『你情願愛護我，珍惜我，永永不改，直到有生命的最後一刻，可是我不是籠子裏的畫眉，花盆裏的蕙蘭。你的見解錯了！』涵青就此絕望了。

他想涵青這樣的愛慕，是世俗的，卑下的，不光明的，不人道的，這封回信，正是他最適宜接受的一種教訓。他又想我倘若去信，也要得類似的回信麼？這個怎麼擔當得起？同時那偉大而不可抵抗的力又在那裏鼓舞着他道，『你豈是和涵青一樣的心思！你要使你的靈魂有歸宿，你要認識生命的眞意義，非寫這一封信不可。』他才迷迷糊糊地自信，以爲失敗是決不會逢到的，只須寫就這封信，便是成功的第一階級。但是怎麼寫呢，寫什麼呢？

蜂兒催眠的聲音，依舊響着。薔薇枝上，飛來了幾只小鳥。他們修剔着自己的羽毛，相對叫一回。這聲音淸脆妙美，合着自然的呼吸，又表出玄祕的戀愛。叫了一回，有一隻回頭看一看他的伴侶，自己先飛到別枝上去。其餘幾只，也

就振翅跟着。花枝受了震動，花片零零亂亂地落下來。他依舊握着筆，對着信箋出神，益發覺得沈沈如醉。那思想的引導者——理智——深深潛伏，絕對不能做他的幫助。可是那偉大而不可抵抗的力，獨給他充量的幫助，非但迫促他，鼓舞他，而且指導他了。他辨認那印着美麗的小花的信箋，彷彿有許多眞摯的情思，華妙的辭令在上邊。他那握着筆的右手快快地移動了；和他平時的神態一樣，頭微微地側着，舌端舐着上唇。

三天之後，他得到回信了。這封回信，他十二分的熱望着；但是又很懼怕接着他，因而懊悔，不該冒昧去信。然而回信終竟來了。裏面大概說：『你的見解錯了！你看我做超人，我自知並不是超人，而且誰都不是超人。我只是和一切人類平等的一個「人」罷了。你要求超人容留你的靈魂，我既不是超人，那能容留你的靈魂？』

一九二〇，五，一六。

歡迎

搬運行李貨物的工人露出他們筋肉墳起的手腕，推着小鐵輪的車子，像機器一般地向月臺走來；那鐵輪碾地的聲音，高亢而煩噪，引起人不快的感覺。旅客都守着他們自己的東西，站在月台的邊沿：他們一會兒彎着身子，側着頭，向西面眺望，目力盡處，那平行的鐵軌交於一點，成爲一線，這時候還不見有火車來；一會兒又收轉身子，很注意地看着自己擺在地上的東西。有幾個客人提了提箱，在密排着的人叢中擠向前去，因此這個人陣就起了輕微而不停的波動。

對面的月臺上，一樣有許多人站着，都是來候他們的親戚朋友，從將到的這一趟車裏下來的。

『杜威是那一國人？』一個紳士模樣的人——目眶深陷，臉皮帶着青色，兩頰和口的四圍，滿被着烏黑的短髯，——向他一同站着的七個人中一個

少年問道。

『他是美國人，』那少年隨口回答。他那平滑的臉上，微微露出輕視的笑。其餘六個人，都是紳士模樣，齊現出和那少年同樣的微笑。那發問的人聽了少年的回答，非常滿意，拈着他領下的短鬍出神。

汽笛的聲音聽見了。車輪和鐵軌磨擦的聲音也聽見了。濃黑的烟在西面一線的軌道上湧起來了。兩面月臺上排着的人頓時波浪一般地撥動，混亂的噪音，籠罩着車站的全部。

火車停在兩個月臺的中間，車箱裏走下許多旅客。他們擕着行李，同着伴侶，都急急欲趕出車站，趨他們的目的地；或者因爲坐車倦了，趕緊要出站舒一舒腿力，透一透氣；有幾個預知有人來等候的，便停着步，向人叢裏搜尋他們的親戚朋友。這時候杜威先生和兩個同伴，也從車上下來，正在尋人。剛才談話那個少年和他七個同伴，便迎上去。少年向杜威先生說了幾句歡迎的

話，說的是中國話，他的臉微微紅着。其外七個人很侷促的站着，臉也微微紅着。杜威先生答了幾句，由他的一位同伴譯給他們聽。他們並不注意着聽，只依舊紅着了臉。

上車的客都上了；下車的客都散了。汽笛響了響，車輪又徐徐轉動，載着車箱往東去了。車站上一切清靜，微風吹着叢開的羊腸菊搖動，小工也喝茶去了，——和平常日子每回車過之後沒什麼兩樣。

一個園裏的一個廳，壁上挂着黝黯的對聯畫幅；玻璃書櫥裏，藏着一部圖書集成，紙色如新，可以見得從沒有人翻過的；居中一只大紅木坑牀；兩旁四只茶几，陳設在六把椅子的中間，那椅子深而且大，可以容三個人並坐；靠牆桌子上，陳列着幾件古銅尊彝，上邊點綴着翠綠的斑。已經斜了的陽光，透不到深邃的廳裏，便覺這個廳幽寂，沈鬱，像什麼地方的一個古物陳列所。

一個人在這巨大的坑牀上躺着，眼睛欲闔未闔，只賸一線，一定忘了他到這裏來的原故了。他的國貨草帽擺在坑几上，馬褂全卸了鈕扣。深黃的面色，眼眶和口的四圍有很深的皺紋，是他的特徵。

剛才在車站歡迎杜威先生的少年，尋尋覓覓的模樣，闖進廳來，見了坑牀上躺着的人，便喊道：『子兄，只你一個人在這裏麼？』

『來了麼？』躺着的人聞聲，突然豎了起來，搓着眼睛說。

少年就坐在六把椅子的第一把裏，不住的扇着扇子，一面喘着氣。隨後取出烟匣，燃了一支香煙吸着，才答道：『沒有哩。』

『他們到那裏去了？』那人重又坐下，鈕着他馬褂的鈕扣。

『我們迎了杜威先生，他要看看這裏的公共事業。我們想學校，醫院，各地都有，算不得特色。就引他去看清節堂。』

『他看了說些什麼？』那人聽了，很感興味，所以用極沈着的聲音發問，兩

目直注少年，眼眶的皺紋更爲顯著。

『我們對他說：「這裏的婦女，進來之後，永不出去。這都是本邑幾位前輩先生的苦心孤詣，才成就了這一樁善舉。」他聽了一位先生的翻譯，很注意又很慈憫地問道：「他們既然永久住在這裏，他們的兒女怎樣呢？」我們回答：「都帶進來住。」他益發注意，聲音更爲悱惻動人，問道：「那麼他們兒女的教育怎樣呢？」虧得逖老心思靈捷，回答說：「有個爲他們特設的學校。」其實只有個私塾，教學生念學庸呢。……』

那人帶着笑容連連點頭，口的四圍的皺紋，也更加顯著起來。停了一會，又問道：『他們現在在那裏？』

『他們又引他去看普濟堂了。我因爲要到這裏來招呼歡迎的人，所以先來，那知只遇着你一個！』

『他明天演講，不知講些什麼？』那人自言自語。

『大約不過自動主義罷了。』少年也自言自語。香煙的灰，積了一寸光景，經了振動，寂寂地落在少年的雪青熟羅衫上。

天色晚了，廳裏聚了五六十人，彼此不能夠細認面目。不知那一個人說了一聲『來了！』大家就趕忙走到對面一個戲廳裏去。那戲廳一共三間，許多人分爲兩起，站立在旁邊兩間預備着一排排的座頭的前面。

正中一間，靠近戲臺，橫擺着一隻大菜桌，桌上鋪着氈毯，供着三瓶花。居中和戲臺同一方向，擺一隻可容三人的大紅木椅子。左右兩旁，各設兩個座頭，椅子却比較的小了，兩橫頭各設兩椅，——和數十人將要坐的同一式樣，是廣漆的單靠。

戲廳裏時時聞得陳腐東西的臭氣，還可聽得像蚊一般細碎的說話聲。皮鞋着地的聲音從迴廊裏送來，大家便噤住了聲，齊回轉頭去看。

杜威先生和他的同伴走了進來。

大家立得非常恭敬，頭也不回轉去了，氣息也不使他發聲，但斜睨着這位奇異的來客，不能了解的來客，顯出一種好奇，猜測，懔慄的態度。

杜威先生立停了，那雙深沈的眼睛看着大衆，不曉得他們是什麼一回事。他覺得立在人叢裏沒意思，便和同伴退到古物陳列所裏，靠近牆壁，看挂着的書畫。大家待他轉了身，全身方才輕鬆了好些，無數的目光，也跟着送出那戲廳，脚還站着不動。

又隔了二十分鐘，才有人請杜威先生坐在戲臺前大紅木椅子裏。兩旁和兩橫頭的座頭，自然是先生的同伴和幾個紳士模樣的人坐了。大衆也朝着戲臺坐了。

問題發生了，誰致歡迎詞呢？大家用極細的語音，交頭接耳，推了半晌，方才由坐在橫頭的一個紳士起立，用中國話說了幾句普通的頌揚語，聲音低而

細，或者他旁邊的人可以聽見。他說完了，也沒有人譯給他們所歡迎的人聽。杜威先生知是歡迎的話，便發出懇摯的語音，鄭重作答。他的大意是：『我知你們這裏是歷史上文化先進的地方，所以很願意到這裏來。你們能根據了這一點，使文化永永持續，進步，才是你們的榮光，也是我的私願。』

照相師在外面喃喃地說：『日光快沒了，要拍照須得趕緊。』

大家便擁着杜威先生到園庭裏，排着高低簇齊的五排。照相師手忙脚亂對了光，胡亂開了鏡頭：這算留了個永久的紀念了。

一九二〇，七，二。

不快之感

兩扇玻璃窗外是一個小方天井。他抬起頭來，只有窗外陳舊，簡單，沈寂的景物是他的世界；這個他看了不知幾回了，倘要他將圖畫描寫出來，一定能够一些兒沒有差錯。左旁的短牆青苔長滿了上半截。那牆的年紀比他長，刷

在上邊的水泥早已不知那裏去了，豎着鋪着的磚便顯出很明白的畛域來。那青苔簇齊的長着，彷彿一片平田種滿綠秧，有縱橫的阡陌把他劃分得很清楚似的。有的時候，從牆脚下來了一兩條蜒蚰，升到半牆便停着不動。他兩個觸角像羊角一般矗起，良久良久，才微微的，慢慢的，向左或右動一動，就這樣的捱過了他全生命幾分之一的時間。對面一座牆却是很高，斑駁得比較的好些，但白色的堊粉已轉成了灰色。此刻斜映着右旁牆上日光的反射，才稍微光亮一些；待日光過了，他那廣漠的平面，悶鬱的色澤，使人神經都麻木起來，竟至沒有思想和情感。他和左牆原是成個直角。距這直角不到兩尺，矗立着一棵已死的黃楊樹。這樹和對牆一樣的高，因他死了，枯了，枝條都砍作薪柴，光剩一根直挺挺的幹本。他的皮多半脫落，露出僵白的木質，和他的背景—對牆，—絕對的不調和。至於那座右牆是比較的有文采了，因爲上邊有三方圖案畫的鏤空花紋，砌得非常工整。花紋空處結着許多蛛網，上邊都黏

着灰塵；可是結那些網的工程師早已去得遠了。在和黃楊樹對稱的地位，是一個白鐵的水落。落雨的時候，屋瓦上面的水從水落裏下注，水滴打着白鐵，發出單調，幽咽的聲音。此刻他寂寂的直立着，在這天井裏却要算他是唯一有光輝的東西了。

太陽一些兒沒有留戀的意思，獨自上屋去了，小方天井裏就被黝黯籠罩着。他眼睛雖望着天井，他的感覺裏却沒有這個世界，——這時候他什麼都沒有，他沒有喜悅，憎怒，愛好，希望，種種情緒，也沒有什麼事想要做。他只覺有一種不可名言又像很微淡的『不快之感』不絕的來襲他身體的不知那一部分，——這是他天天經驗的。雖說是很微淡的，然而比他嘗過的一切厲害的痛苦還難堪。這眞是他生命的病菌，一個奇異的仇敵！

他遇見了這個奇異的仇敵，積久更加害怕起來。他不甘心永久受仇敵的壓迫，曾經求救哲學來幫助他。哲學就將空想的論證，傳習的主義，一一供給

他做武器；凡可以幫助他的地方沒有不盡心竭力。可是不見什麼功效：哲學的知識不就是治那生命的病菌的對症藥的本身，所以那病菌還是潛伏着，時時顯出他很毒的勢力。

天眞夜了，小方天井的上面一方烏黑的天頹然如死的蓋着，沒有一顆星放些兒光！枯寂極了，暗昧極了，不可言說。

他的生命儘管滋生着病菌，眞個病了。這生命既沒有趣味，也沒有趨向，然而他還是衝動的，盲目的戀着。爲什麼戀着？因爲他已經有了個生命。爲什麼不去尋死？因爲他從傳說裏知道尋死是一種罪惡，所以不願犯着；却不因爲生命有價値，所以不使寂滅。他明明知道這些，他曾經屢次把自己剖析，提出問題來，末了總得到同樣的答案。他又明明知道他的同伴誰都和他一樣。可是知道自知道，患病自患病；那氣喘幾絕，吐出絲絲的血的病人，何嘗不能細細的講肺病的進程是怎樣，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現象是怎樣呢！

這枯寂的暗昧的天容底下，彷彿裝置就一種模型，預定着一個方式，專等無論什麽人來仿效，配合。無論什麽人一受彼的擁抱，便如醉似迷，不由自主了。他想起了什麽茶館什麽俱樂部的情形了：滿了灰塵的電燈泡裏放出不普遍，沒精采的紅燄的光，照見幾個已經有了個生命的人散坐在屋的四處。他們坐在那裏並沒有什麽事，也並不要會見什麽人，只是各顧各的安舒，吸煙哩，品茶哩，假寐哩，默想哩，吃小食哩，狀態萬有不同。偶然有一個人引起了一件無關緊要的事，大家便接了上來信口批評一回，不判個是非，不求個解決，一笑而罷。而且他們的論點刻刻在那裏遷流轉化，隨後的談料，他們也不問從前邊那一節裏推衍出來，只屢次振動聲帶各佔據着永劫的一節罷了。看看電燈更爲黯淡了，他們便各顧各走了。他們天天如此，有什麽意味？然而不如此他們便悶鬱得凶了！可貴的生命將這無可奈何的法兒去消費着，豈不可惜！他又想：當自己伏在書桌上昏暈的燈光底下只有單調的鐘擺聲伴

着的時候，隨便檢一本書看，看了幾行，又隨便翻過幾頁，或是換過一本。自己天天如此，有什麼意味？然而不如此便怎樣？可是那可惜的程度就和他們不相上下了。他們和自己都是個彷效模型，配合方式的東西啊。

一棵樹上尋不到同樣的葉子，除非摘了下來燒了，才化爲同樣的灰；各枝樹枝沒有同樣的姿態，除非斫了下來解析雕琢了，才成同樣的幾隻椅子。模型，方式和生命，原是背馳的呀！然而他和他同伴的生命，竟給模型方式擁抱了。他們體內每個細胞，從吸氣，進食，藉神祕的指導力，營生長，營養，更新，繁殖，等作用，而享有生命；這是向上的進程，何等的可貴！可是多數細胞組織成了一體，却被病菌侵蝕着，頓然停止進程，降而爲機械的，物質的吸煙，品茶，假寐，默想，吃小食，看書。這生命的箭終於受他力的吸引，不能射到無窮的遠，是何等空虛，幻滅的事！

凡是游歷的人差不多有一種情形：當好景還在前途的時候，他那熱烈的

希望，興奮的意趣，常常引導着他，做他活動的原力。待到一切好景都玩過了，完了，更沒有什麼可玩了，此後惟有回轉身去，重去踐那來時的足跡；這時就覺得頹喪的氣味浸漬到全身的不論那一部分，旅店中躺上一天半天，火車中睡去一刻兩刻，都沒有不可以：因爲這時候沒有什麼力做他的引導了。火車上的機關手，或是航船上的水手，他們從路程的這一端到那一端，又從那一端到這一端，屢次反復，無有休歇，無論沿路的一棵草，一塊石，一個洗衣的醜婆子，一條瘠瘦的水牛，他們都諗熟，但是疎遠，不感興味。倘若拉住他們的不論那一個，問他『可感到你那職業眞實的意味？』他一定很不高興的回答一個『不』字。已經倦游的游客呀，往返一條路途的機關手，航船水手呀，誰能够不跟着你們走同一的沒有興味，寧與疎遠的道路呢！

這等雜亂的，自訟的思想，時時刻刻通過他的腦海，而終於引起他生命的病菌的劇烈增殖。他的感覺裏沒有世界——小方天井是沒有，天是沒有。自

己也不很眞實，只覺一個虛幻的自己包圍在廣大的虛幻裏。……

黑暗的，障礙的烏雲散了，月兒露出伊美麗的微笑，星兒轉動他們流利的媚眼，輕風唱伊輕淸的戀歌，一一表顯他們生命的活動，眞實，戀愛。

一九二〇，七，二一。

母

弱小的菊科的花開出來使人全不經意，却顫顫地冷冷地鋪滿了庭階。無力的晚陽照在那些花的上面，着實有些兒寒意。原來秋已來了！

我們看那些學生一個個挾着書包，從竹籬外走出門去。竹籬上生滿了蔦蘿，綠的葉有些兒枯黃了，小的紅花此時已皺了攏來。那些學生往往立停了，采些花兒葉兒拿在手中，一壁玩弄，一壁慢慢地出去。

學生們都去了，我們就移了椅子在廊下坐着談天。那些階前的秋花値不

得做我們的談資，不知如何却談到了兒童問題。一位姓文的是個富於情緒而又偏於直覺的，伊常常有說不出的憂愁，又常常有莫可名的喜悅；伊剛才二十三歲；伊對於這個問題頗有一種預測而堅定的主張。伊說：『兒童是家庭的安慰者。人生垂老，倘若沒有膝下的子女，一生算什麼呢？往後靠着誰呢？』一位姓簡的是個持獨身主義的，伊很有剛毅的性質；聽了文君的話，表示很不屑的神情，說道：『自己的事業便是唯一的安慰者。雖然垂老，依舊有事業，就繼續不絕的有安慰。兒童算什麼呢！』

這個當兒，我的注意力却被一位姓梅的吸引着。伊聽了兩人的話，眉目閒的憂思格外深濃了——伊平時也露不歡喜的樣子。伊的眼睛望下直注，但並不是看伊的手指和伊的裙子，也不是在那裏觀賞階前的花；伊直內觀到心裏最深奧的地方，靈魂最繫戀的東西！伊二十五歲，是今年暑假後才來的，和我們是新交。我們看伊不大喜歡說笑，就難得和伊攀談，所知於伊的也因

此不多了。伊教授學生非常認眞，伊的沈着的讀音，淸亮的講解，隔三個教室都聽得見。但一出教室，伊對學生彷彿不相識似的，不比我們常常牽着他們一大羣，說着，笑着唱着，互傾自然的童稚的戀愛；伊只坐在休憩室裏默想。我被好奇心驅策着，便問伊道：『你是已有子女的人了。請問對於文簡二君剛才所說持什麼見解？』

伊定一定神，像是特別記憶伊剛才所想，怕他乘機脫逃似的；才很不經意的答道：『我不望他們來安慰我，也不想靠他們，然而他們是可愛的，所以他們是必需的。』

文君便接着說道：『你不該離開了他們到這裏來。我若是你，一定不這樣幹。』

梅君聽了這句話，很憂愁而興奮的說道：『誰願意這樣幹！并且誰也不曾教我這樣幹！然而有個不可抗的勢力使我不得不這樣幹！』伊的聲音像琴

弦一般抖動了。『我幾曾離開過他們！上半年我在本地任事，每晚看他們的笑靨，日間空一點鐘沒課，還抽身去撫抱他們一回。誰知這就是我的錯處，人家說我太戀家了！如今我到了這裏來，一個留在家裏，一個寄養在人家喫乳，他們在那裏是怎樣情境，我一些也不曉得。我夢也做夠了，醒的時候——像現在——也差不多是夢了，然而只來得一個月呢。我想到下月，再下月，明年，後年，我眞怕！我眞不能想了！』

簡君雖曾說『兒童算什麼呢！』卻也發一聲同情的歎息，我和文君自然更爲感動，所以再也說不出什麼。

風也不起，蟋蟀也不叫，花間小蟲跳躍的微聲也沒有，晚陽本來是無聲的，我們四個人眞坐在寂靜的空閒裏。

秋節到了，學校裏放假，梅君趁了航船歸去——伊天天在那裏計算盼望

的居然到了。我知伊的心一定比伊的身體先到家裏，伊的靈魂一定先在那裏撫抱慰愛伊的兒女，當伊在航船上的時候。

隔了一天，伊來了。伊的眉目間更加上幾分憂愁的記號，伊的默默失神，不大說話，也更加厲害了。論理伊記罣伊的兒女，回去看了一趟，當伊抱他們在懷裏的時候，那種雙方感受的靈的安慰，便該改變了伊的眉目。然而伊適得其反。這不是一個疑問，又足以引起我的同情心好奇心麼？

天上洒了一會斷斷續續的雨，就黑了下來。桐樹的葉發出吹動的乾枯的聲響，只有蟋蟀很沒氣力的接應着。室內點上了燈，我們蒙那暈圓的光懷抱着，覺得他是比較的親切有味。

梅君坐在一個籐榻上，呆呆地出神，眼角還滲出些晶瑩的眼淚。文君熬不住，就直捷問伊道：『你的兒女在家裏一定很安好。他們見你到家，不知怎樣的依戀你呢。』

梅君的淚離開了伊的眼眶了；繼續還有得滲出來，但也留不住。伊發出悽慘的聲音回答道：『歸去使我傷心罷了！出來更使我傷心，然而此刻又在這裏了！』

『你遭到了什麼了？』文君接着問。我和簡君的注意力也都集中於伊。

『我那還沒斷乳的孩子，寄養在人家的，他先前是又白又肥，小拳頭竟像半個玉斲的球，如今却變了！皮膚裏顯出灰白的顏色，眼睛低陷下去，兩頤也瘦削了一半。他不是我初來時那個模樣了！

『這也不能怪人家！他們有自己的孩子。母親的乳自然是孩子的權利，我兒却去分人家的孩子的權利。他們的孩子也換了模樣了，和我兒正在同一的命運裏！

『我去看他，他只是對我哭。我抱他在懷裏，許多無形而銳利的箭攢集我的心裏。想給他喫一頓充量的乳罷，我自己一滴也沒有了！想給他換個人家

罷，我又何忍再去分別一家的孩子的權利！我眞沒法，只足足哭了兩點鐘。他們說：「常常給他吃些糕餅作爲補充品。」我也說：「以後更多給他吃些糕餅罷。」其實這句話是我的下意識了。』

我和文簡二君的情緒都緊張了起來。我自己覺得脈搏快了好些。但除了梅君顫動而變常的語音，室內更沒別的聲響。

『我如夢如醉的離開了他，』伊揩着眼淚。繼續說：『我眞忍心！在家裏的大女兒伊哭着向我說道：「你要走開去，何不帶了我同去？你今來了，不放你去了。」我沒有話答伊，只有哭，只有醉夢一般的哭。

『欲就此留在家裏罷，我還有別的責任！想起再來，又怎忍再來！後來我的腦子不能想了！我的脚載着我的身體走上了航船。兩岸的景物什麼都沒看見，同船有幾個男，幾個女，幾個老的，幾個少的，也沒有覺察。直到剛才一陣沙沙的雨打在桐葉上，方始提醒了我，知道我又在這裏了。……』

伊說不出別的了。我們也沒有話說，只噓着氣，瞪着目，各自辨那描寫不出的感覺。

窗外桐葉吹動的乾枯的聲響，依舊只有蟋蟀很沒氣力的接應着。

一九二〇，一〇，二夜。

伊和他

溫和慈愛的鐙光，照在伊豐滿渾圓的臉上；伊的靈活有光的眼，直注在小孩——伊右手圍住他的小腿，左手指撫摩他柔軟的短髮，——的全身，自頂至踵無不周遍，伊的心神滲透了他全身了。他有柔滑如脂的皮膚，嫩藕似的臂腕，肥美鮮紅的雙頤，澄清晶瑩的眼睛，微低的鼻，小小的口；他剛才滿兩歲。伊抱他在懷裏，伊就抱住了全世界，認識了全生命了。

他經伊撫摩頭髮，回頭看着伊，他臉上顯呈出來的意象，彷彿一朶將開的花。他就回轉身來跪在伊懷裏，舉起兩隻小手捧着伊豐滿的面龐，還將自己

的面龐湊上去偎貼着，叫道，『媽！』小手不住的在伊臉上輕輕的摩着，掐着。這是何等的愛，何等的自然，何等的無思慮，何等的妙美難言！

鐘擺的聲音格外淸脆，發出一種均勻的調子，給人家一個記號，指示那生命經歷『眞時，』不絕的在那裏變化長進。伊和他正是這個記號所要指示的，他們的生命，他們的愛，他們愛的生命，正在那裏綿延的迅速的進化哩。

他的小眼睛忽然被桌上一個鎭紙的玻璃球吸住了，他的面龐便離開了伊的，重又回轉身去，取球在手裏。『紅的……花！白的……花！』他指着球裏嵌着的花紋，相着伊又相着花紋，全神灌注的，十分喜悅的告訴伊。他的小靈魂眞個開了花了！

『你喜歡這花呀。』伊很眞誠的吻他的肩，緊緊的依貼着不動。

他將球旋轉着；他小眼睛裏的花刻刻有個新的姿態；他的小口開了，嘻嘻的笑個不住。伊仍舊伏着看他，仍舊不動。

『天上……紅的……雲，白的……雲，紅的……星，白的……星！』他說着，一臂直伸，指着窗前，身體望側傾斜，『媽！那邊去。』伊就站了起來，抱他到窗前。一天的月光正和大地接吻；溫和到極點，慈愛到極點，不可言說。

『天上有亮麼？』伊發柔和綿美的聲音問。

『那邊，亮！一個……星！兩個……星！四個星！六個星！十一個星！兩個星！……』

一隻戀月的小鳥展開雙翅在空碧的海裏浮着。離開月兒遠了，又折轉來浮近去，充量呼吸那大自然的恩惠。

那小鳥又印入了他澄淸晶瑩的小眼睛裏了。他格外的興奮，舉起他握球的小手，『一個……蜻蜓！……來！……捉他！』就將球擲去。那球拋起不到五寸就下墜，打着在伊左眼的上角，從伊的臂上滾到地上。

伊受了劇烈的痛了，有幾秒鐘功夫伊全不感覺什麼。後來才感痛，不可忍的痛！伊的眼睛張不開了，但能見無量數的金星在前面飛舞。眼淚汩汩的湧

出來，兩頰都濕了；伊的面龐伏在他小胸口，仰不起來。

這個時候，他臉面的肌肉都緊張起來；轉動靈活的小眼睛竟呆了，端相着伊，表顯一種恐懼，懊悔，乞恕的神情，——因爲他聽見玻璃球着額發出的沈重的聲音——彷彿他震盪的小靈魂在那裏說道：『這怎樣！沒有這回事罷！』

伊痛得不堪，淚珠伴着痛滴個不休；面龐還是伏在他的小胸口。他慢慢的將小手扳起伊的面龐。伊雖仍舊是痛，却不忍不隨着小手的力仰起來。

伊的面龐變了：左眼的上角高起了一大塊，紅而近紫；眼淚滿面，照着月光有反射的光。伊究竟忍不住這個痛，不知不覺舉起左手按那高起的一塊。

他看了，上下脣緊闔併爲一綫，向兩邊延長。動了幾動，終於忍不住，大張他的小口，啞的哭了出來。紅蘋果似的兩頤，被他澄清晶瑩的泉源裏的水洗得通溼。

伊趕忙吻他的額，臉上現出美麗的，感動的，心底的笑，和月一樣的笑。這時

候伊的感覺一定在痛以上了。……

一九二〇，八，一二。

一個朋友

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兒子今天結婚。我去擾了他的喜酒，喝的醉了！不！我沒有喝的醉！

他家裏的酒眞好，是陳了三十年的花雕，呷在嘴裏滋味濃厚而微澁，——這個要內行家才能扼要地辨別出來——委實是好酒。

他們玩的把戲眞有趣！眞有趣！那一對小新人面對面站着，在一陣沸天震地的拍手聲裏，他們倆鞠上三個大躬。他們倆都有迷惘的，驚恐的，瞪視的眼光，好像已被貓兒威嚇住的老鼠。……不像，像屠夫刀下的牲牛。我想：你們怕和陌生的人站着麼？何不啼着，哭着，嬌央着，婉求着你們的爹爹媽媽，給你們換過熟識的知心的人站在對面呢？

我想的晚了，他們倆的躬已鞠過了，我又何必去想他。

那些賓客議論眞多。做了烏鴉，總要呀呀地叫，不然，就不成其爲烏鴉了。他們有幾個人稱贊我那位朋友有福分，今天已是喝他令郎的喜酒了。有幾個滿口地說些『珠璧交輝』『鸞鳳和鳴』的成語。還有幾個被擠在一羣賓客的背後，從人叢的縫裏端相那一對小新人，似羨似歎地說，『這是稀有的事！』

我沒有開口。

那幾個說我那位朋友有福分的，他們的話若是有理，今天的新人何不先結了婚慢吃乳，漿？那幾個熟讀成語辭典的，只是搬弄着礦物動物的名詞，不知他們究竟比擬些什麼？

『這是稀有的事！』這句話却有些意思。

然而也不見得是稀有。『稀有』兩字不妥。哈！哈！我錯認在這裏批改學生的文稿了。

我那位朋友結婚的時候，我也去擾他的喜酒，也喝的爛醉，今天一樣的醉。這是十四年前的事，——或者是十三年？記不清楚了。當時行禮的景象，賓客的談話，却還印在我的腦子裏，一切和今天差不多，今天竟把當年的故事重新搬演一回。我去道賀作賓客，也算是個配角呢。

我記得那位朋友結婚之後，我曾問他：

『可有什麼新的感覺？』

他的答語很是有趣：

『我吃，喝，玩耍，都依舊；愜意的地方依舊；不如意的地方也依舊；只有臥榻上多了一個人，是我新鮮的境遇。』

我又問他：

『你那新夫人的性情和思想如何？』

他的答語更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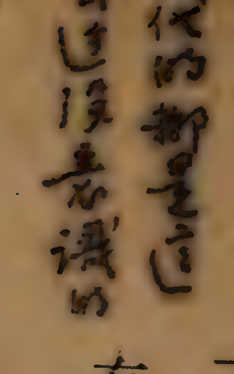
『我不是伊，怎能知道那些呢？』

他自然不知道。他除了惟一的感覺『新鮮的境遇』而外，那裏還知道別的。我眞傻了，將那些去問他。當時我便轉了詞鋒道：

『伊快樂麼？』

『伊快樂呀！伊理妝的時候，微微地，淺淺地，對着鏡裏的伊笑。伊見我進內室，故意將臉兒轉向別的地方，兩顆烏黑的，靈活的，動人的眼睛，却暗地偸覷着我；那時伊顴頰間總含着無限的慶幸，滿足，戀愛的意思。伊和女伴商量脩飾，議論風生，足以使大家心折。伊又喜歡「叉麻雀」下半天和上半夜的工夫，都消磨在這一件事。你道伊還有不快樂的一秒麼？』

後來他們夫妻倆有了小孩子了，便是今天的新郎。他們倆遭逢了這個，歡喜的非常，但是說不出爲什麼歡喜。……我又傻了，覺得歡喜，歡喜就是了，要說出什麼來？這個歡喜，還普及得到他倆的族人和戚友，因爲這事也滿足



了彼等對於他們倆的期望。然而他們倆先前並沒有什麽豫計。論到這事，誰有豫計？那一家列過豫算表？原來喝的醉了！

他們倆生了兒子，生活上絲毫沒變更。他吃，喝，玩耍，依然如故。伊對着鏡裏的伊笑，偷覷着他得意，談論修飾，『叉麻雀，』也依然如故。

小孩子吃的，是一個賣了兒子，奪了兒子的權利換飯吃的婦人的乳漿。他醒的時候，睡眠的時候，都在伊的懷抱裏。不到幾個月，他小小的龐兒會笑了，小手似乎會招人了。

他們倆看了，覺得他很好玩，是以前不曾有過的新鮮玩意兒。一個便從乳母手中抱過來和他接個吻，一個不住地摩撫他的小面龐。他覺得小身體沒有平常抱的那樣舒服，不由得哭了起來。他們倆沒趣，更沒法止住他的哭，便叫乳母快快抱去。

『我們不要看他的哭臉！』

那小孩子到了七八歲，他們倆便送他進個學校。他學些什麼，他們倆總不問。受教育原是孩子的事，那用父母過問呢！

今天的新郎還兼個高等小學肄業生的頭銜！他的同學有許多也來道喜，他們活動的天性，沒有一處地方一刻功夫不流露，剛才竟把禮堂當着球場踢起球來。然而對於那做新郎的同學，總現出凝視猜想的神情，好像他滿身都被着神祕似的。

我想今天最樂意的要算我那位朋友了。他非但說話，便咳一聲嗽也柔和到十二分；彎了腰，執了壺，替賓客斟酒，幾乎要把酒杯敬到嘴邊來。他聽了人家的祝賀語，眉花眼笑地答謝道：

『我有什麼福分？不過幹了今天這一樁事，我對小兒總算盡了責任了。將來把這份微薄的家產交付給他，教他好好地守着，我便無愧祖先。』

我忽然想起，假如我那位朋友死了，我替他撰家傳，應當怎樣地敍述？有了！

簡簡括括只有一句話：『他無意中生了個兒子；還把兒子擻在自己的模型裏。』呀！諛墓之文那有這種體例！原來我喝的醉了！……

一九二〇，一二，一四。

低能兒

一天早上，阿菊被他的父親送進一個光明空闊透氣的地方；他髣髴從一個世界投入別一個世界裏。他的家裏只有一張桌子和兩條破壞的長凳，已使他的小身軀回旋不得；半截的板門撐起，微弱的光線從街上透進來，——因爲對面是典當裏庫房的高牆，——使他從不曾看清他母親的面龐；門外牆角，是行人的小便處，時常有人在那裏圖一己的苟且的便當，使他習慣了不良空氣的呼吸。現在這個境界在那裏呢？他眞投入了別一個世界了！

阿菊的父親是給人家做零僱的僕役的。人家有喜事喪事，僱他去上賓客們的桌，伺候賓客們的茶水煙火；此外他還當碼頭上起貨落貨的脚夫。人家

幹喜慶哀弔的事，酒是一種普遍而無限量施與的東西，所以他儘有盡量一醉的機會；否則也要靠着醬園裏的酒缸蓋上，喝上兩三個銅子麥燒，每喝一口總是時距很長，分量很少，像是捨不得喝的樣子，直到醬園收夜市，店門快關了，才無可奈何地喝乾了酒，一搖一擺地歸家去。那時阿菊早睡的很熟了。

阿菊的母親是搓草繩的。伊的眼皮翻了出來，常常分泌眼淚，眼球全網着紅絲，——這個是他們家裏的傳染病，阿菊父子也是這樣，不過較輕些。伊從起身到睡眠總坐在一條破長凳上，兩手像機器似地工作。除了伊的兩手，伊的身軀動也不動，眼睛瞬也不瞬；伊不像有思想，不像有憂樂，似乎伊的入世只爲着那幾捆草繩而來的。當阿菊初生時，他尖着小嘴銜着伊的乳，小手沒意識地抓着，可愛的光輝的小眼睛向伊的面龐端相着；對於那些，伊似乎全無知覺，只照常搓伊的草繩。他吸了一會乳，便被棄在一個幾乎站不住的草窠裏。他咿呀欲達意罷，號哭欲起來罷，伊總不去理會他，竟同沒什麼在旁邊

一樣；柔和的催眠聲，親蜜的撫慰語，在伊的聲帶和腦子裏是沒有種子的！他到了四歲，還是吸伊淡薄的乳漿，因爲這麼可以省却兩小碗粥；還是躺在那個破草窠裏，仰看黑暗的塵垢的屋板，因爲此外更沒別的可以容他的地方。
阿菊今年是八歲了。除了一間屋子和門前的一段街道，他沒有境遇；除了行人的歌聲，小販的叫賣聲，母親的咳嗽聲，和自己的學語聲，啼哭聲，他沒有聽聞；除了母親，他沒有伴侶——父親只伴他睡眠；他只有個很狹窄的世界。今天他才從這很窄狹的世界投入別一個寬闊的世界裏！

他被一位女教師撫着肩，慈愛地輕婉地問道，『你知道你自己的名字麼？』他從沒經過被詢問，這是驟然闖進他生命裏的不速之客，竟使他全然無法應付。他紅絲網滿的眼睛瞪住了，本來滑潤的淚泉裏不絕地湧出眼淚來。那位女教師也不再問，但攜着他的手走到運動場裏。他的小手感覺着溫的柔

的愛的接觸，是他從沒嘗過的，引起了他的悵惘，恐怖，疑慮，使他的脚步格外地遲緩，滯頓，似乎他在那裏猜想道，『人和人的愛情這麼濃郁麼！』

運動場裏沒有一件靜止的凝滯的東西：十幾株綠樹經了風微微地舞着，無數雀兒很天眞地在樹上飛躍歌唱；秋千往還着，浪木震盪着，皮毬騰跳着，鐵環旋轉着，做那些東西的動原的小兒們更沒一個不活潑快樂，正在創造他們新的生命。阿菊隨着那位女教師走，他那看慣了黑暗的眼睛經輝耀的壯麗的光明射映着，幾乎張不開來。他勉強定睛看去，見那些和己一樣而從沒親近過的孩子們。他自知將要加入他們的羣裏，心裏便突突地跳的快起來，脚下沒有勁了，就站住在場角一株碧桃樹下。女教師含笑問道，『你不要同他們一起玩耍麼？』他並不回答；他那平淡的緊張的小面龐只現出一種對於他的新境遇覺得生疏淡漠的神情。他的視官不能應接這許多活動不息的物象，他的聽官不能應接這許多繁複愉快的音波，他的主宰此刻退居

於絕無能力的地位了！女教師見他不答也不動，便輕輕地撫他的背說道，『你就站在這裏看他們玩耍罷。』伊姍姍地走入場中，給伊的小友做伴侶去了。

一個小皮毬流星似地飛到他的頭上來，打着頭頂又彈了出去，才把他迷惘的主宰喚醒，使他回復他微弱的能力。於是他覺得那溫的柔的愛的接觸沒有了；四顧自己的周圍，那攜着自己的手的人在那裏呢？打在頭頂的又是什麼東西？母親的手掌麼？沒有這麼輕。桌子的角麼？沒有這麼軟。這件東西眞奇怪，可怕，他那怯弱的心裏想，這裏不是安穩的地方，是神祕的地方；心裏想着，兩脚儘往後退，直到背心靠住了牆才止。他回轉身來，撫摩那淡青色的牆壁，額角也抵住在上邊，像要將小身軀鑽進去。然而牆壁是磚砌的，那解得愛護他，那裏肯放開他堅硬的冰冷的懷抱容納他，使他避免驚恐，安定心魂呢？

阿菊坐在課室裏了。全室二十幾個孩子，都不過五六歲左右，今天他加入他們的羣裏，髣髴平坂淺岡的叢山間插一座瑰偉的雄峯。他以前只有他家裏的破草窠破長凳是他的坐位，如今他有了新的坐位，依然照他舊的姿勢坐着，在一室裏就呈個特異的色彩。他的上半身全擁在桌子上，胸膛磕着桌沿，使他的呼吸增加速度；兩脚蜷了起來，塵泥滿封的鞋子壓在他並坐的孩子的花衫上邊。那位女教師見他這樣，先坐給他看，給他一一說明，更指着全室的孩子教他學無論那一個都好。他看了別人的榜樣，勉强將兩脚垂下，踏着了地；但不到一分鐘又不知不覺地蜷了起來。他的胸膛也很不自然地離開了桌沿；一會兒身軀側向右面，靠着了並坐的孩子。那個孩子嚷道，『你不要來擠我！』他才醒悟，恐懼，現出悵惘的愕顧。一陣率性的附和的喧笑聲發出來，各人的耳鼓都感到劇烈的震動。這個在他的經驗裏直是個可怕的怪物，他的上半身不由得又全擁在桌子上。

女教師拿出許多耍孩兒來，全室孩子的注意力，便一齊集注在教師的桌子上。那些耍孩兒或是裸體，或穿紅色的馬甲遮着胸腹，嫩紅的小臂和小腿却全然赤露；將他們睡倒了，一放手便跟着站起來，左右搖動了幾回，照舊站得挺直。眞是個可愛的東西！在阿菊看了更是大擴眼界。他那簡單的粗莽的欲望指揮着他的手前伸，想去取得他們，可是伸到了充分地直還搭不到教師的桌子；同時那怯懦的心又牽着他的手似乎不好意思地縮了下去。女教師已暗地窺見了他。便笑着對他道，『你可將這幾個可愛的小朋友數一數。』他遲疑了好一會，經過了兩三回催促，才含糊地才可聽聞地數道，『一，二，三，六，五，八，四，……』女教師微微搖着頭，轉問靠近伊桌子的一個女孩子。那女孩子扳着小指，發出尖脆的聲音數了，竟沒弄錯數序。幾個孩子跟着伊的尾聲喊道，『伊數得對！』女教師溫顏附和道，『果然伊數得對！我給你們各人一個去玩耍罷。』

的事。阿菊取耍孩兒在手，這個是他希望而又不敢希望的，幾乎不自信是眞實他只對着耍孩兒呆看，是他唯一的玩弄的方法。

『你們可知那些可愛的小朋友們住在那裏？』女教師很眞誠地發問。

『他們住在屋子裏，』羣兒作諧和的語調回答。

『屋子裏怎麽進去？』

『有門的。』

『門比他們的身軀高呢，低呢，闊呢，狹呢？』伊非常悅樂，笑容含優美的畫意，語調卽自然的音樂。

『闊！高！』有幾個說，『自然比他們闊，高！』在那些聲音裏，露出一個單調的無力的『低』字的音來，這是阿菊回答的。

『門怎麽開法？』

『執這個東西，』羣兒齊指室門的拉手。

『請你開給我們看，』伊指一個梳着雙辮的女孩子說。

那女孩子很喜歡受這使命，伊走到門首，執着拉手往身邊拉。但是全無影響。

一部分孩子見他們的同伴不成功，都自告奮勇道，『我能開！這麼一旋就開了。』

女教師便指一個男孩去。他執着拉手一旋，再往身邊拉，門果眞開了。伊和羣兒都拍手慶賀他的成功。伊更發清朗的語音向羣兒道，『我們開門必要先這麼一旋。』說罷，教大家依次去試。

這事輪到阿菊，就覺得是一種最艱難的功課。他拉了一會拉手，不成，又狠命地把他旋轉，也不成，便用力向外推，然而何曾推開了半縫。他窘極了，臉皮紅到髮際，眼淚含在眶裏，呼吸也喘起來了，不由得棄了拉手在門上亂敲。但是外面那裏有應門的人等着呢？

那位女教師撳着鋼琴，先奏了一曲，便向羣兒——他們環成一個圓圈站在樂舞室裏了——說，『我們要唱那蝴蝶之歌哩。』他們笑顏齊開了，雙臂都平舉着，有幾個已作蝶翅蹁躚的姿勢。琴聲再作，那妙美的愉悅的人心之花宇宙之魂的歌聲也隨之而發：

飛！飛！飛！飛到花園裏。
這裏的景致眞美麗。
有紅花舖的牀供我們睡眠；
有綠草織的毯供我們游戲。
飛呀！飛呀！我們飛得高，飛得高！
飛呀！飛呀！我們飛得低，飛得低！
我們飛作一團，不要分離。

你看花在笑我們了，笑得臉兒更紅了。

哈！哈！哈！

花呀！你來和我們一起兒飛！

來呀！和我們一起兒飛！

阿菊立在羣兒的圈子裏，聽不出他們唱些什麼，但覺自頂至踵受着感動一種微妙醉心的感動。他的呼吸和琴聲歌聲應和着，引起一種不可描寫的快慰，適意，超過他從前唯一的悅樂——銜着他母親的乳睡眠。於是他的手舞動起來，嘴裏也高高低低地唱起來；這個舞動呈個觸目的拙劣的姿勢，沒有別的孩子那麼純熟靈活；歌呢，既沒詞句，又沒節奏，自然在大衆的歌聲裏被擠了出來。然而這個與他何涉呢？他總以爲是舞了，唱了。剛才的窘急，惶恐，怯懦，……他完全和他們疏遠了。只可惜他領略歌和舞這麼晚！況且他能將以後的全生活沈浸在那些裏邊麼！

阿菊第一天進學校的故事，要算他生活史裏最重要的一頁了。然而他放學歸家，回入他舊的狹窄的世界的時候，他母親和平日一樣，只顧搓伊的草繩，並不看他一眼，問他一聲。他自去蹲在黑暗的牆角旁邊，玩弄他在學校裏偷摘的一根綠草。論不定因這綠草引起了他紛亂的模糊的如夢的記憶，使那些窘急，惶恐，怯懦，感動，快慰，適意，……立刻一齊重新闖進他的生命裏。晚上他的父親喝醉了人家的殘酒歸來，摸到板舖的臥榻倒身便睡；他早上曾送他的兒子進學校，進別一個世界，是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一九二〇，一二，二〇。

萌芽

他們倆現在一同過結婚生活了。他們脫去一切不自然，不平等的習慣，只從兩個成熟的家庭裏分裂出來，好像生物的兩性細胞各從本體分裂出來，

結合而成一個新的生命；彼此互相了解，互相慕悅，互視爲愛的宗教的教主。

有一個問題使他們倆下了一番討究的工夫：就是對於那不可預料的事故，兒女的闖入世界，應當怎樣處置？

他說：『兒女在我們直是不需要的東西：因爲我覺得並不缺少他們。』

伊很眞誠地表示同情說：『可不是麼？况且我們又不是教育專家，更沒有教育他們的時間；養了不教，不是我們願意的行徑，要教又如何能教？』

他忽然想起了別一方面，注視着伊說道，『倘若你我有了兒女，勢必將一切幸福付與他們，自己却退居於幸福之幕後。這個未免有些不願意。』

『我也不願意，』伊現出妙美的微笑，然而繼續着引起了浮盪無着的憂慮，『但這事是不可預料的呵！倘若他突然闖入我們的境遇裏，又怎麼呢？』

『這是沒有的事，』他很堅定地安慰伊，『究竟不是神支配我們的。』他

嘴裏說時，心裏還想，『這個事在伊是很危險的。人類物質文明發達，機體裏自然的能力却慢慢地退化了下來。一個成熟的果子，一條長足的胎牛，他們脫離母體，兩方面何等地安全。在人類裏却已演過了無量數的悲劇！我們怎當得起這等豫經暗示的驚恐呢？』

伊只是咀嚼他說的『究竟不是神支配我們的』這句話。……

伊忽然精神不健旺起來了；似乎全身的骨骼支不住伊的軀體，只想躺着睡眠；人家叫伊，一聲或是咳一聲嗽也嫌麻煩；愛吃的東西怎麼都變了味了？並沒有醉酒怎麼只想作嘔？伊是在報館裏編輯新聞的，這個不健旺很不宜於伊的職業。然而還算不得什麼病，所以伊依舊做伊的事。這個，但是，更加增進伊的困倦和厭煩的程度。

伊說，『難道那突然闖入我們境遇裏的事來了麼？』伊便連帶想起，『我

先前沒有注意那波浪式的生理狀態的出軌，從現狀想去，難道，竟是這一回事的朕兆麼？這個將要打碎我們一切的計畫，愉悅，安全，增加我們的許多義務，憂慮，痛苦，多麼可怕！』

他說，『事情不見得這麼不巧罷。我祝望你所猜想的僅僅是一個猜想！』他心裏起一種不安的感覺，但是不很強烈。

伊沈思了一會道，『果是這麼一回事，我們便仗着藥物的力量使他化爲無事。你以爲何如？』

他還沒有回答；伊愁容忽散，發出虔敬的懺悔的語音道，『願我的良心恕我的罪惡！更願我僅有這一次的罪惡：新生的萌芽寓有你我的生命，也即寓有人類的生命。我們愛人類，——自己也在內！就應當愛這萌芽。他若是來了，我們既以血液栽培他，自當誠意地將護他，使他抽出挺拔的條，開出美麗的花來。』母性的愛充滿伊的眉宇，慈祥而悅樂，不可描寫，雖然伊爲母與否還

不曾確定。那先前種種憂慮，此刻退出了伊的思想範圍了。

他全身沐浴在一種不可名言的感動裏，說不出什麼，只緊緊地握住伊的手。……

胎兒第一回的震動將伊的猜想證實了。不可避免的事故眞來了。伊不覺得惶恐，只覺有一種新鮮的愛對於伊自己：因爲伊的生命裏包含着一個新的生命，一枝射向無盡的箭。

人家說，『這個應得略爲加以束縛；否則發育過大了，到成熟的時候脫離母體，總有多少危險。』但是伊那裏有這般忍心。伊想，『發育得越大不是更好的事麽？我正希望他這樣呢。硬去束縛他是何等殘酷的事！只須想自己，一經束縛，呼吸不得舒暢了，肢體不得自由了，多少難堪！我怎能以難堪的加於生命裏的新生命呢！……危險呢？那是沒有的事。伊這個論斷僅僅本於愛情

和意志，並沒有什麼證據。

什麼刺激性的東西伊都不敢吃。但並不因爲醫生的勸告，衛生學說的詔示曾經這麼說，所以如此；伊明知小口開始吃第一口東西的時候還沒到哩。伊認伊所包含的生命是完美的，健全的，刺激性的東西或者要損傷他的完美和健全。伊爲着職務，遊覽，或是家事勞倦了，體內便起一陣震動，這個髣髴催伊休息的鐘聲。伊想，『他是困乏了，我該給他充分的休息。』然而眞個勞倦的那裏是這個「他」呢。

伊感覺小足踢腹壁了——或者是小臂在那裏伸縮——有時從此至彼竟有四五寸距離。伊又陶醉似地安慰，『他眞長得完全了，多活潑，多精神呀！』同時更有一種奇異的心思不絕地侵入伊的腦海：『我有怎麼一種能力，能使他五官，四肢，臟腑，血液，完全無缺？而且他有心靈，什麼時候賦他的呢？白天麼？夢中麼？剛有朕兆的時候麼？小足小臂舞動的時候麼？這是一個大神祕，不

可思議。惟其如此，越是欣欣地，急急地，要歡迎那大神祕的產物』伊更想，『我的環境將變了；將有一個新生的人伴我，做我的接續者。這也是神祕的事呀！』

他那先前預料以為必定有的驚恐現在却絕不相擾；他只抱和伊同一的信仰，以為危險是沒有的事。他也涵濡在歡迎的誠意裏。事情到或然或否之間，只有信仰是唯一的安慰和鼓動。

伊經過了乏極的睡眠醒來，眼皮似乎很重，只能張開一線，看護婦抱一個新生的嬰兒給伊看。那嬰兒鮮紅的臉龐上有極柔軟的短黃毛，烏黑的眼珠作無目的的瞪視。伊忽有感動，晶瑩的淚珠從伊的眼眶裏滲了出來。

一九二一，一，一八。

恐怖的夜

天上沒有一點星，濃厚的烏雲一塊一塊地堆着，只有堆得稀薄的地方漏些滯黯的光。顫動而疾馳的電光像馬鞭子似地抽過，也彷彿有緊張而有力的聲音，一切景物都放出光明和活動來。但這不過是一閃的，鞭子過了，他們又歸於黑暗和沉寂了。

電光越抽越急，結果却使一切分外黑暗，分外沉寂。滯黯的光慢慢地給添上的烏雲補沒，天上更沒一絲兒縫，似乎大氣也沉重了好些。蟬聲，不知爲什麼停了。更沒別的聲息。

我站在我家的門前，就是這黑暗的空間裏，一盞煤油燈藏在門的背後，不使透出光到街上，因爲怕惹起行人的注意和驚異。期待的心使我異常煩躁；汗珠不絕地滲出來，單衫和皮膚早已黏着了。『我弟的船此刻在那裏了？進了港麼？還在江中麼？……今天也許不來麼？沒有來得及搭火車麼？……這個不見得會罷？』循環不歇地佔據我的腦海的，無非是這些懸猜，疑慮，自慰的

念頭。

偶然有一個提着燈籠的行人，他的脚步聲，衣裳窸窣聲，燈籠動盪聲，打破了這個無邊的沈寂。他不知我站在那裏，只是俯首走過，靠着燈籠昏淡的一圈光引導他的先路，一會兒，他的脚步聲也聽不見了。於是一切和先前一樣。

『我回進去坐坐罷，他還有一刻到呢。……不行！他的船也許因舟人的努力或是水勢的順流，再搖一兩櫓，就到對面的水埠了。我待聽得下篙的聲音，便走下水埠，喊一聲「我的弟弟！」這是何等的快慰。我怎肯拋棄這個快慰的機會呢？我必須在這裏等他！』我這樣想就依舊站着。

時間的脚聲雖然靜默，我却覺得他是很遲緩的，因此引起了嫌惡的意思。越是嫌惡越使心地煩躁。鞭不光明的長空我不想看了，無邊的沉寂裏自然沒什麼可聽的；還是背誦些詩句罷！然而一時竟想不起來。我才感覺那孤獨的無事的悶鬱，此時已深深地射中我的心胸了。這個感覺是說不出地難堪，

我便希望更有一個提着燈籠的行人走過，做我暫時的伴侶。但是期待第二個行人，又是增進煩悶的引火線！

忽然有胡琴的聲音起了，想是沿河乘涼的人拉的。那聲音從水面擴散開來，格外地清脆響亮。我的寂寞的耳官自然很歡迎他。

胡琴響了一會，乾燥而粗野的喉嚨裏跟着發出歌聲來，抑揚徐疾不盡和絃音一致，詞句也不很清楚。忽然間翻入高調，喉嚨竭力提高，却發不出聲音。於是琴絃上驟然截止的散音一響，就沒有聲音了。繼續着便是一陣男女宏細諸聲混合的狂笑。在這悶沈的天幕底下，那些聲浪似乎凝聚了起來，隔了好一會，還在耳際流漾。

怕要下大雨了；雲堆得愈厚，使我幾乎看不出對面的水埠；電光越長越細越快，一條一條地鑽入雲的深處。搖櫓聲，下篙聲，還全然沒有消息呢！

一個落伍的蜻蜓，他的膜質的翅觸着牆上，發出乾脆而微弱的聲音。這個

也足以略慰我的寂寞。我便想，『今夜竟沒見一個螢蟲。』倘若有了蜻蜓的膜翅，』我又想，『更借了螢蟲的光明，飛升起來，尋見我弟的歸舟，一路照他到家，豈不比獨自站在這裏有味而多情麼？……人不如蟲呀！……但是，生物進化的階級裏，人却居優異的地位。……進化論對於生物之起源的解釋，總不能使人滿意。……達爾文的鬍子眞長眞濃，他吃喝的時候一定很累事。……我的鬍子生到了頸部，留長起來，不是和他一個樣子麼？』……

聯想很可以拿蔓草來比喻：蔓草託根在這裏，能夠爬過破牆，糾結着鄰園灌木的幹本，末端却伏在樹下的亂草裏；你要去尋他的根本何在，或是怎樣蔓延開來的，是一件極難的事。人心一時聯想起的種種也就是這個樣子，從『蜻蜓』竟蔓延到『我的鬍子。』街上有脚聲了，我所期待的第二個行人來了，才將我聯想的籐截斷。

脚聲到我的前面，那人便站住了，發冷峭的音問道，『是誰？』我辨不清那

人的面目，但聽得出是住在我家後屋的漆匠阿喜的聲音，便答道，『是我。』

『先生，原來是你。這個時候，你在這裏做什麼？』他很以爲奇怪。

『我候我的弟弟，他從車站乘了舟歸來，想來快要到了。』

『他決不會來了！今天開出去的航船沒有到車站，半途折回，五點鐘時候就停泊在碼頭了。』他個個字音都含有斷定的意味。

『我們是僱舟去候的，他不坐航船。』我的語音不由得艱澀而顫動，因爲阿喜的話違反於我的期望。我竟沒覺察這句話裏還有別的意思。

阿喜發出遲疑的輕微的語音，『便是僱舟去接，也不見得一定會來。吾聽人說車站附近一帶的火車軌道已被拆斷了！』

他的聲音雖然低微，却深深刺入我的腦海；我的血管突然緊張，血液流動就加了速度。『你這話確麼？爲的什麼事？』我僅能勉強作簡短的問話。

『聽說是車站東面的兵和車站西面的兵有了什麼不合意的地方，便面

對面迎攏來，豫備開火。但是彼此又互相畏忌，怕火車載着他們眞個碰了面，所以西面的兵便將軌道拆斷了，——這或者正中東面的兵的心懷。這個消息一定是確的，因爲本鎮的水師船，今天午前一齊受着上宫的命令調了出去，郵船又沒有到，便是兩個最可靠的證據。』阿喜的語音低到幾乎聽不見，又很有幾個字變了音，可知他的心裏正含着強烈的驚恐呢。他在講兵的事情，或者他的幻想裏覺有無數的兵舉起了槍圍繞着他；他怕說話被他們聽見了，勞他們動怒和放槍，所以只用最低的聲音說。

我聽了，腦子裏一陣地紛亂，裝滿了深刻而說不出的懊喪。我妻，伊今晚必有信來，現在伊這一信不知擱起在那裏了！我的弟弟，他雖是十八歲的年紀，若是歸家不得，流寓在絕不熟識的地方，必定使他急得哭起來！我這裏和他消息不通，只是期待和挂牽，又怎樣呢！包圍我四周的空氣，頓時覺得完全是恐怖的東西。滿天濃黑的，是焚燒的烟麼？長細而快的光，是槍彈的歷程麼？全

市沉寂，他們在衙枚疾走，豫備掩襲麼？那些都相像，十分相像。我只希求是在一個夢裏，因爲我怕。

阿喜見我沒有回進屋去的意思，便道，『你還要等一會罷？明天再會！』

我的下意識命令我的口答他，『我想再等一會，他也許會來的。』

阿喜進去了，黑暗沉寂的空間裏，依舊只我一個人站着，似乎一切沒有變化。然而我的情緒是變了，劇變了，外界的景物那得不跟着變化呢？

這時候的感覺和情緒不是事後內省可以記錄出來的，還是留下幾分之一的空頁罷。但是，我也可以粗略地說一說：我很憤怨地詛呪那烏雲和電光，你們爲什麼驕我，傲我，欺弄我！這時我不復感什麼寂寞和孤獨的悶鬱，我只是恐怖，但還雜着憐憫的心。我已忘了站在什麼地方，和站在那裏做什麼了。

急迫的櫓聲起在右面的河面，使我一切思慮都暫停，直奔對面的水埠，跨下石級，站定在齊河面的一級上。向右望去，黑影似的一條船，依稀可以辨認

了。斜方體的燈光從船側窗框子裏射出來，映在水裏，給一枝櫓攪得落花似地零亂。河水動盪的聲音，合一種短促的節奏；櫓偶然觸着河底的石頭，發出重濁的音。『爲什麼還不停櫓，豫備下篙泊岸呢？』我正這麼想，一方的燈光已到我面前，——瞥見艙裏坐滿了人，一瞬間便過去了。『原來不是他，我何曾提防還要擔當這一個失望呢！』我呆呆地望着去舟，燈光，和波紋，很覺得戀戀。一會兒，船身模糊了，不可辨了；燈光微弱了，沒有了；櫓聲呢，先是漸漸地輕微，終於聽不見了。

船從車站來，是三十四里的水程。照每天車到的時刻，我弟若是登舟，此刻應當到了。『軌道眞個拆斷了麽？他眞個被強迫地流寓在中途麽？六七分是這等情形了！』但我的意志不願意情形是這樣；我的獨斷的假定承認阿喜聽得的是謠言，——惟其如此，才可以有一絲的希望。

我依舊站在齊河面的石級上，屢屢向右面望去，只見兩列黑影似的房屋

中間一條河，河面發暗淡靜定的光。胡琴聲和歌聲又作了。但唱的不是先前那一個人，聲音清越而哀厲；琴音也圓轉應節到十分。中間還夾着小孩子的號哭。

街上有兩個人的脚步聲和談話聲了。一個語聲含糊，可以辨知是老人，一個語聲清而響，是個壯年。他們的步調散亂而遲緩，想是從酒店裏出來的。那老人道，『……想是確的了。』

『他們都這麼傳說，不見得是謠傳罷。況且水師的鎗船一齊調出去了。』那壯年回答。

『本鎮的現狀何等危險！若是游民無賴乘機騷動，誰能去對付呢？』他們正走到我的門前，所以老人的話可以聽得很清楚。

『還有呢。他們開了火，不能沒有勝敗。敗兵逃散，到此地很便當，只有三十四里路，這個更將不堪設想呢！』

老人很深長地歎了一口氣，『世界愈弄愈不像了！他們手裏拿着傢伙，就要強主他人的命運，……』他們漸漸地走遠，字音不復可辨。脚聲和語聲終於聽不見了。

我想這個拆斷軌道的惡消息傳遍全鎮，全鎮的人一定要震動着和剛才兩人同樣的惶恐的心；此刻他們在屋子裏，酒店裏，場上，或者正在談同樣的話呢。而且那裏止一鎮！我們的鄰鎮，較遠的鄰鎮，一定也正被較強烈的或是較微淡的恐怖籠罩着。一塊小石投在小河裏，海水都受着波動，雖然人的肉眼看不見。這一個消息，他們兩面豫備開火，怎不撼搖了凡是人類的心呢。

粗而稀的雨點下來了，河面發一種魚兒跳躍似的聲音。驟急的風從北面吹來，河水汩汩地流動。我不能再站在石級上，急急跨上水埠，回到門前的簷下。風吹着我，汗立時乾了，皮膚還很有些涼意。

不到兩分鐘，河面有拄篙聲和人語聲了。聽去知那條船進行很徐緩。我也

不顧雨點，重又奔下水埠；望見右面來一條船，船頭上一個舟子撐着篙子。我便高聲喊道，『弟弟，來了麽？』

那舟子熟識我的聲音，很勞倦而埋怨似地答道，『現在總算到了！我們這船險些兒和別的船一樣，給他們捉去運彈子呢。幸而停泊得遠了些！』

『哥哥，』弟弟的聲音從艙裏發出，隨後他就立上船頭，這時船將近水埠了，『你在那裏。等我？』他這句短語，充滿了定心，喜悅，感慰的意思。艙裏的燈光只照在他的背上，使我不能細認他的——分別了兩年的——面龐。但見艙裏坐着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六七個人。

船到了水埠，舟子跨上石級，將船纜繫在埠側的木樁上。他便擱上了挑板。弟弟回轉身，向艙裏諸人說道：『我的家裏已到了。你們此刻去尋房屋決難尋到，宿在船中，河面又有可怕的蚊蟲，且在我家住了一夜罷。』他又向我說明道，『艙裏一家人，他們是逃難來的。他們僱不到船，和我商量，趁了我的

船。他們要在鎮上租一間或兩間屋暫住，但鎮上沒有一個他們熟識的人。我想要尋房屋也得到了明天再說，今天且留他們住在我們家裏：想你一定贊同我的意思。』

我看見了弟弟比兩年前高大了些的形體，聽見了弟弟親愛的呼聲，緊張的惶懼已寬弛了好些。現在他這麼說，我既讚歎他處事的得當又對於艙裏不相識的一家人起了無限的同情。我便催促道，『雨點越來越密了，快請你和艙裏諸位上岸罷。今宵諸位一準留在我們家裏。』

驚魂未定的一家人，他們聽了我們兄弟的話，說不出什麼來，却一個一個跨上船頭。舟子回船點了個燈籠，他又先跳上水埠照着我們。

弟弟上了水埠，執着我的手不放，我覺得彼此的手都有些欣慰的顫動。接着上來的是兩位婦人，他們都抱着孩子，一個近十歲的男兒，一位老翁，一位老太太。

雨點急而大了，河面上，屋面上，發出爽利，洪大，激擊的聲音。捲過來的風聲裏，夾着延長不斷的輕雷。我們一羣人舉手遮着頭面，冒着雨，急急的兩三步就奔過了街到門前。我取出門後的煤油燈，才得清清楚楚地審視弟弟的面目。他比先前更精神了：顴頰很豐腴的，而且非常紅潤，眼睛裏有晶瑩的光，短短的髮修翦得極齊整；他很是可愛。

我們齊到客室裏，兩個舟子帶着弟弟的行李和老翁一家人的幾個包裹跟進來，一一擺在地上。

那個男兒作疑問的語氣向那位老太太道，『這裏安逸麼？他們不打到這裏來麼？』他只是向窗外眺望，又很凝神地聽那急雨聲。

我們讓老翁一家人都坐了。老太太強抑着自己的驚恐，安慰那男兒道，『好孩子，這裏離他們遠，安逸了。這是這兩位先生的家裏，今夜他們留我們住在這裏了。』

我方才回憶阿喜傳來的消息，不由得脫口而出道，『軌道究竟沒拆斷。』

弟弟不待我說完，接着說道，『我趁的是最後一趟車，此刻就不能通行哩！我下船的時候，見他們正在做那破壞的工作。』

『車站那裏，究竟是怎樣情形？』我舒了一舒氣，就這樣問。

『使我們心都碎了！』那老翁氣吁吁地，攢着眉，很可憐的樣子答我，『我們一望野裏，盡是圓錐形的帳幕，數也數不清。可怕的兵，他們都在搬運泥土和石頭。有的說他們人數有五千，有的說還不止呢。謠言刻刻有得傳來說，「東面來了對方面的兵了，數目比現在這裏的要加倍呢！」或是說，「他們快要開火了一砲放出來可以打五十里路遠！」「船被他們捉完了，鐵路軌道快要拆斷了，我們只得在這裏等候子彈！」』

老太太發沈默的歎息，兩位婦人目注於地，現出困頓；悵惘，驚懼的神情。他們懷裏的孩子都睜着小眼睛，看他們新進的境界，口裏還咿呀發聲，像是互

相告語的樣子。那個男兒，想來他還不很深信老太太的話，弱小的心依舊在那裏惶恐，只是呆着出神，伏在老太太的膝上不動。

老翁繼續下去說，『昨天各店家就沒有開市，街上冷清清的；偶然有幾個行人，都是失了魂碎了膽似的。警察扣了一家一家的門來關照，說，「這幾夜你們須得睡在平屋裏，最好是地上，不要睡在樓上。他們一開火，那彈子是沒有眼睛的！」這個景象和警告，何等可怕！我們深信已墜入了失望之淵，沒有什麼能够援救我們。只有那冷酷，生疏，不可測的死，他正在那裏等待着。

『死的怕不怕，大家沒嘗過，也許是甜的，樂的，很有趣味的。但我們既是活着，就有愛生的惰性，很不願意去親近那不可測的死。這個惰性指揮着我們去搜尋求生的方法，只須得生什麼都願意。最後就取了這唯一的方法，就是姑且一逃。

『機警的人家，早一兩天就行了我們取决的方法。我們主意定得晚，趁火

車是無分了，被什麼命令禁止了；更沒有一條船可以僱到，他們被捉的被捉，否則也逃避得全無影蹤。但我們想，或者航船還有開來，萬一得幸免被捉。我便離了家，所有的一切，直到航船埠頭。

『埠頭那有什麼航船，只有赤熱的太陽照着靜定的河水！——我們的汗流成泉了，氣都不舒了，心不能想了，這不是暇豫的閒遊呀！

『回我們的家麼？家固然可愛，捨不得，最好回去。但是那裏敢！那裏去呢？我們老小七個誰都不知道！我糊糊塗塗地想還是走向江邊，看有無過路的船搭趁。我就搬着勞倦的兩條腿，引着他們走，他們只是跟着我。他們的心比我還柔弱，那裏擔當得起那些呢！

『刺入皮膚似的陽光射在我孫兒紅嫩的臉上，使我感深烈的心底的痛。野裏一無遮蓋，也遇不到一個耕作的農人。我們在這廣大而寂寥的虛空裏行動，更有一種異樣的害怕。後來我妻走不動了，媳婦們抱着孩子，自然更易

困乏；他們淚珠混和着汗水滴下。我只是心裏難過，沒什麼可以安慰他們的法子——我也須待人家仁愛慈善的安慰呢。

『我們坐在焦熱的地上休息，大家呆着不做聲。我那大孫兒，他先看見小港裏令弟的船，便指着告我。令弟眞是個仁慈的青年，他不僅容留我們的身體，並且安慰我們的心！世上有像他這樣的人，我更信人生確有可愛！……孫兒呀！你們好好兒睡罷。且莫問明天，今夜的安適總是眞實的，決沒什麼來擾你們的小靈魂！……愛的孫兒……』

老翁感動極了，輪流看着他三個孫兒，乾枯微縐的臉上現出薄醉似的笑。窗外的風雨依然肆他們的威勢，聲音裏滿含着繁喧的寂寞，鬱結的悲哀。

一九二一，一，二五。

苦菜

我家屋後有一畝多空地，泥土裏時常翻出屋脊的碎屑，牆甎的小塊來，表

明那裏從前也建造過房屋的；短而肥的菊科的野草，是獨蒙天擇適存在那裏的，託根在瓦礫甎塊之間，居然將鉛色的地鋪得碧綠。許多頑皮的小孩子常聚在那裏踢鐵球，——因爲那裏僻靜，可以避他們父母和先生的眼——將父母給他們買點心的錢做輸贏。他們玩得高興時，便將手裏的鐵球或拾起小甎投那後屋的簷頭和屋面的小雀練眼功。簷頭和小雀都沒中，却碎了後窗的玻璃。這也不止一次了。

我想空地廢棄，未免可惜；頑皮孩子雖不覺得可惡，究沒什麼可愛，何必預備着游戲場供他們玩耍；便喚個竹匠編成竹籬，將那片空地圍了起來，覺得比以前安靜嚴密了好些。我更向熟識的農人說起，『我要僱一個人在那裏種菜，兼做些雜事，看有相當的人可以薦來試試。』

我待僱到了人，讓他做主任，我自己做他的副手。勞動是人生的眞義，從此可得精神的眞實的愉快；那片空地便是我新生活的泉源，我只是熱烈而深

切地期望。

農人福堂因此被薦到我家來了。他的紫赤的皮膚，粗糙而有堅皮的手，茸茸的髮，直視而不靈動的眼睛，口四圍短而黃的未剃的鬍子，都和別的農人沒甚分別；但是他還有一種幽鬱的神情，將農人固有的特徵，渾樸無慮的態度籠罩住。

『你種什麼東西都會？』我問他。

『我從小就種田，米麥菜豆都種過，都會。』他的語音含有誠懇的意思，象欲將他自己的經歷稱述得詳細而動聽，但是他僅能說這一句。

『那很好，我屋後那片空地將由你去種。』

他去察看了他新的工作地，回我道，『那裏可以畫做二十畦。趕緊下秧，二十天之後，每畦可出一擔菜，今年天氣暖，還來得及種第二批哩。』他說時面

作笑容。似乎表示這個於主人有莫大的利益。我也想，『地眞足讚頌呀，生生不息，取之無盡！於此使我更信 Pantheism 了。』

我們最先的工作是剝去瓦礫甎塊。福堂帶來一柄四齒耙，五斤多重，他舉起來高出頭頂一尺光景，用力往下墾，四齒齊沒入泥裏。他那執柄端的左手向上一提，再舉起耙來，泥土便鬆了一方，甎瓦的小塊一一顯露。力是何等地可貴，他潛藏着時，什麼都不與相關，但是他發散開來，可以使什麼都變更！他工作了兩點多鐘，空地的六分之一翻鬆了，坐在階上吸着黃煙休息。

我的希望豔羨的心情，在他下第一耙的時候已欲迸溢而出，人生眞實的愉快的滋味，這回我可要嘗一嘗了！他一停手，我急急地執着耙的柄學着他那姿勢和動作工作起來。但是那柄耙似乎不服從我的樣子：我舉他起來時，他在空中只是前後左右地搖曳；着地時他的四齒入土僅一寸光景；我再用

力將他舉起，平而結的泥土上只有四個掘鬆的痕跡。我絕不灰心，這樣總比以前鬆了些，我更下第二耙，第三耙，……奇怪！那柄耙的重量何以一回一回地加增！不到二十耙，我再也不能舉起了。一縷焦烘烘的熱從背脊散向全身；似乎每一個細胞都在燃燒着。呼吸是急促了，外面的空氣鑽入似地進我鼻官，幾乎容受不得。兩手失了正確的知覺，還像執着那柄耙——雖然已放在地上——所以握不緊拳來。

福堂將烟管在石階上敲擊去裏面的烟灰，說道，『這個不是先生做得來的，你還是揀去甎瓦罷。去了甎瓦，待我先爬成幾畦，打好了潭，你就可以下菜秧了。』

我既自認是他的副手，我應當服從他的指揮，況且揀去甎瓦一樣是一種勞動。那句『就可以下菜秧』又何等地可喜，何等地足以勖勉我！我就佝僂着身子，兩手不停地拾起甎瓦，投在粗竹絲的大畚箕裏。他繼續他先前的工

作，手裏那柄耙一上一下，着地的聲音沈重而調勻，竟像一架機器。

我踏在已揀去甎瓦的鬆軟的泥土上，鞋面沒了一半，似乎踏着鵝絨的毯子。泥土的氣息一陣一陣透入鼻官，引起一種新鮮而快適的感覺。蚯蚓很安適地蟄伏着，這回經了翻動，他們只向泥土深處亂鑽；但是到後半段身體還赤露着的時候，他們就不再鑽了。菊科的野草連根帶葉地雜在泥裏，正好用作綠肥；他們現在是遭逢了『人爲淘汰』了。

我不覺得時間在那裏移換；我沒有一切思慮和情緒。我化了！力就是我，我就是力。力的我的發展就是『眞時，』就是思慮和情緒，更何用覺知辨認呢？這等心境，只容體會，不可言說。

『先生，你可以歇歇了，』福堂停着工作在那裏喚我，我才回復了平時的心境。腰部酸痛了，兩腿戰戰的不能再立了，腦際也昏暈而作響。我便退到階前背靠着門坐下，閉着眼睛養神。這時我才感覺那從未感受的健康的疲倦。

兩天之後，二十個畦都已下了菜秧。我看福堂造畦，心裏很佩服他。他不用尺量，只將耙輕輕地爬剔，自然成了極正確的長方形的畦；而且各個畦的面積都相等呢。他又提起石潭槌來在畦上打成一個一個的潭，距離也無不相等，每畦恰是一百個。至於下秧是我的工作了：將菜秧放入潭裏，撥些鬆泥掩沒了根部，就完事了；但在我却不能算是輕易的事。插滿了一畦，我又提一桶水來灌漑，那些菜秧自離母土，至少已經一天，應是飢渴了。

我站在畦間的溝裏四望，嫩綠的葉一順地偃在畦上，好似一幅圖案畫，心中起一種不可名言的快感。我以前幾曾眞將勞力成就過一件事物？現在那些菜，却領受了我勞力的滋養了。據福堂說，隔上兩三天，他們吸足了水，就能復原豎起來。此後加上糞肥，便轟轟地生長，每天要換一個樣子呢。

菜園裏更沒有繁重的工作了。每天晨晚由福堂澆一回水，有時他蹲在畦

間捉食葉的小蟲。我家事務簡單，他往往大半天空閒着，於是只是坐在廊下吸煙，一管完了又一管，他那副幽鬱的神情和烟管裏嘴裏繚繞的烟氣總將他密密地籠罩住。

我天天去看手種的菜，距下秧的時候已是十五六天了，葉柄還是細細的，葉瓣也沒有長大許多，更有呈露淡黃色的，這個很引起我的疑惑。福堂孄孄地向我說，『這個大約因爲這裏是生地的緣故。但二十天之後，三棵一斤總有的。』他這句話，超過豫料的成熟期至半個月；成色又打了三折，不由我不搖動對於他的堅信。這裏是生地，他來時不是不曉得。他從小就種田，根據着他的經驗以推測種植的成績，也不至相差到三分之二。他究竟爲了什麼呢？

我細看葉瓣，幾乎瓣瓣有小孔，前幾天固也有發見，但如今更是普遍而稠密了：有些瓣子上多孔通連，成爲曲綫描繪的大窟窿。我滿腔的惋惜，不禁責

福堂道，『你捕蟲太不留心了，菜竟被吃到這般地步！』

『這個不容易呀！』他勉強笑着，翻轉一瓣葉子，就見一黑色的幼蟲墜下

他檢尋了一會，『在這裏了，』從泥上拾起那條蟲，擲在脚下踢爛了。有時一

墜下去就尋不見，只得捨了他，一會兒又在那裏大吃了！』

我想他時間儘多，慢慢地細細地捉蟲，一定不至於此；又不是十畝八畝一

個人照顧不周。以我主觀的意見替他想，他過的是最有意思最有趣味的生

活，就應當勤於他的職務，視爲唯一的嗜好。何以他喜歡吸黃烟勝於農作？何

以他絕不負職務上的責任，對於菜的不發育和被損害又全無同情心呢？

我再四推想，斷定他是『怠業』了。他於種植的技術，一定有許多未精明

之處；於他現在的職務，又一定沒有做得周到完密；否則成績何至這麼壞？但

是爲了什麼呢？

福堂依他的老例，坐在廊下吸烟，我乘着沒事，問他家裏的狀況。他就告我以下的話。

『我家裏有四畝田，是爺傳下來的。我種這四畝田，到今二十多年了，我八歲上爺就死了。我聽你先生說，種田最有滋味，這話不大對。……滋味呢，固然有的，但是苦，苦到說不出！我夜夜做夢，夢我不種田了。眞有這一天，我才樂呢。

『我終年種田，只有一個念頭刻刻迫着我，就是『還租！』租固是應當還的，但我要吃，我要穿，我也想樂樂，一還租，那些就不能够了，沒有了！只有四畝田，那裏能料理這許多呢！

『我二十歲上生了個女兒，這是天幫助我的，我妻就去當人家的乳母，伊一個人倒可抵六七畝田呢。伊到今共生了六胎，二三四五全是女，都送給人家養去，第六胎是個男。伊生了這個男孩，照例出去當乳母，由大女兒

看守着他，時時調些米漿給他吃。

『他生了不滿四個月，身上有些發熱，不住地啼哭。我不懂爲什麼，教大女兒好好抱着他，多給他吃些米漿。但是他的啼哭總不肯停，夜裏也沒一刻安靜，聲音慢慢地變得低而沙了。這麽過了三天，他就死了！待我入城喊他母親，伊到家時，他的小眼睛已閉得貼緊了！……』

福堂不會將更哀傷的話講述他的不幸了。但是足夠了，這等沒有修辭工夫的話，時時可以從不幸的人們口裏聽見的，裏面深深地含着普遍而摧心的悲哀，使我只是瞪視着庭中的落葉，一縷奇異而深刻的悲緒，徬徨惆悵，無有着處。

福堂再裝上一管煙，却不燃着吸，繼續說：

『伊從此變了個模樣了！伊不常歸家，到了家只是哭，和我吵鬧。這也不能怪伊，伊和我一樣地捨不得這個兒子。但是我向誰去哭，和誰去吵鬧？

『今春將大女兒嫁了，實在算不得嫁，給夫家領了去就是了。但我的肩上總算輕了些。

『家裏只我一個人！

『先生，你若是不嫌我，我願意長在這裏，四畝種不得的田，我將轉給他人去承種了。』

我才明白，他厭惡種田，我却仍使他種田，便是不期然而然怠業的緣故。

我所知於人生的，究竟簡單而淺薄，於此更加自信。我和福堂做同一的事務，感受的滋味却絕對相反，我眞高出於他麽？倘若我和他易地以處，還沒他這般忍耐，耐了二十年才決然舍去呢！偶然當一柄耙，種幾棵菜，就自以爲得到了眞實的愉快，認識了生命的眞際，還不是些虛浮的幻想麽？

從『種田的厭惡種田便致怠業，』推衍出『作工或教書的厭惡作工或

教書便致怠業,』更可歸納一個公式:『凡從事X的厭惡X便致怠業。』人們在無窮盡的路中,頻頻被不期然而然的怠業羈絆住兩條腿,不能適步前進,是何等地不幸和可恥!X決無可以厭惡的地方,可厭惡的乃是糾纏着X的附生物。去掉這附生物,才是治病除根的法子!

藝術的生活:……

那些鶩遠而僭越的憂慮,一霎間在我心裏風輪似地環轉。我就覺這個所謂『現在的我,』是個悲哀,悵惘,虛幻,慚愧,……的集合體!

又隔了二十多天,園裏的菜眞離了土了,葉瓣是薄薄的,一手可以將葉柄揑攏來;平均四棵重一斤。煮熟了嘗新,味道是苦的。

以後我吃味道不好的菜蔬和果子,或是遇見粗製的器物,就聯想到我家

自己園裏的萵苣,同時那些篤遠而僭越的憂慮便在我心裏風輪似地環轉。

一九二一,二,六。

隔膜

我的耳際只有風聲,水聲,僅僅張得幾頁帆呢。從艙側玻璃窗中外望,只見枯黃而將有綠意的岸灘,灘上種着豆和麥的田畦,遠處的村屋,竹園,叢林,一棵兩棵枯死的樹幹,更遠處刻刻變幻的白雲,和深藍的天,都相隨着向我的後面奔去。好順風呀!使我感一種很強烈的快慰。但是爲了什麼呢?我自己也不能述說。我將要到的地方是我所切盼的麼?不是。那裏有什麼事情將要做麼?有什麼人必欲會見麼?沒有。然而爲什麼快慰呢?我那裏能够解答!雖然,這很大的順風總該受領我的感謝。

照這樣大的風,一點鐘時候我的船可以進城了。我一登岸,就將遇見許多親戚朋友;我的腦子將想出不同的許多意思,預備應對;我的口將開始工作,

盡他傳達意思的職務。現在耳目所接觸——風聲水聲，和兩岸景物——何等地寂靜，閒適。但這個不過是給我一個休息罷了，繁擾紛紜就跟着在背後。正像看影戲的時候，忽然放出幾個大字，『休息十分鐘，』於是看客或閉目養神，或吸烟默想，略舒那注意於幻景的勞倦。然而一霎時燈光齊滅，白布上人物重又出現，你就不得不用你的心思目力去應付他了。

我想我遇見了許多親戚朋友將聽見些什麽話？我因爲有以往的經驗，就可以推測將來的遭逢，而爲預言。以下的話一定有得聽見，重複地聽見：『今天來順風麽？你那條路程遇順風也還便利，逆風可就累事了，六點鐘還不够吧？……有幾天耽閣？想來這時候沒事，可以多盤桓幾天。我們難得敍首呢。……府上都安好？令郎會走了？話都會說了？一定聰慧可喜呢。』……這等話我嬾得再想下去，便是想到登岸的時候也不會完。我一登岸，唯一的事務就是答復這等問題。我便要說以下的話：『今天剛遇順風。我那條路程最怕是遇

着逆風，六點鐘還不够呢。……我大約有一星期耽閣。我們可以暢敍呢。……舍下都安好。小兒會走了，話說得很完全，總算是個聰慧的孩子。』……

我忽然起一個奇異的思想：他們的問題既是差不多的，我對於他們的答語也幾乎是同一的，何不彼此將要說的話收在蓄音器裏，彼此遞寄，省得屢次複述呢？這個固然是一勞永逸的辦法，但是問題的次序若有顚倒，答語的片子就不容易製了。其實印好許多同樣的書信也就有蓄音器的功用，——所欠缺的也只在不能豫決問話的次序。然則彼此會面眞有意義，大家運用着腦子，按照着次序一問一答，沒有答非所問的弊病，就算情意格外濃厚。但是腦子太省力了。我剛才說他『將要想出不同的許多意思，』其實那些意思以前就想好，不用再想了，而且一輩子可以應用；他的任務，只在待他人問我某話時，命令我的口傳達某一個現成的意思出去就是了。我若取笑自己，我就是較進步的一架蓄音器或是一封印版的書信。我做這等器物已是屢

次不一次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登岸不滿五點鐘，已聽了五回蓄音器，我的答片也開了五回。

現在我坐在一家親戚的書齋裏，懸空的煤油燈照得全室雪亮，連牆角挂着的那幅山水上的密行題識都看得清楚。那位主人和我對面坐着，我却不敢正視他，——恐怕他也是這樣——只是相着那副小篆的對聯作無意識的賞鑒；因爲彼此的片子都開完了，沒有了，倘若目光互對而沒有話講，就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好意思，很是難受，不相正視，是希望躱避幸免的意思。然而眼珠眞不容易駕馭，偶不留意就射到他的臉上，窺見烏黑的髭鬚，高起的顴頰，和很大的眼珠。不好了，趕緊回到對聯上，無聊地想那『兩漢』兩字篆得最有結構，作者的印泥鮮明淨細，倒是上品呢。

我如漂流在無人的孤島，我如墜入於寂寞的永刼，那種孤淒徬徨的感覺，超於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個細胞，使我神思昏亂，對於一切都疏遠，淡漠。我的軀體漸漸地拘攣起來，似乎受了束縛。然而燈光是雪亮，果盤裏梨和橘子放出引人食慾的香氣，茶盃裏有上升的水汽，我和他對面坐着，在一個極漂亮的書齋裏，這分明是很尊敬的款待呀！

他靈機忽動，想起了談資了，他右手的大指和食指撚着鬍鬚說道，『你們學校裏的畢業生有幾成是升學的？』他發這個端使我安慰和感激，不至再默默地相對了，而且這是個新鮮而有發揮的問題。我便策勵自己，若能努力地和他酬對，未始不可得些趣味。於是答道，『我那地方究竟是個鄉村，小學畢了業的就要揀個職業做終身的依託，升入中學的不到十分之二呢。』完了，應答的話盡於此了。我便大失所望，當初不料這個問題僅有一問一答。

他似乎凝想的樣子，但從他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個『是』字上以為推

測，知他的神思並不屬於所發的問題。『是』字的音波擴散而後，室內依然是寂寞，那種超於痛苦的感覺又向我壓迫，儘管緊密攏來。我竭力想和他抵抗，最好靈機一動，也找出些談資來。然而我和醉人一般，散亂而麻木的腦子裏那裏能夠想出一句話呢？那一句話我雖然還沒想出，但必是字典上所有的幾個字，喉嚨裏能發的幾個聲音拼綴而成的，這是可以預言的。這原屬很平常，很習慣，算不得什麽的事，每一小時裏不知要拼綴幾千百回，然而在此地此時，竟艱難到極點，好奇怪呀！

我還得獎讚自己，那艱難到極點的被我做成功了，我從虛空的波浪似的腦海裏竟把捉住一句具體的話！我的兩眼正對着他的面龐，表示我的誠意，問道，『兩位令郎都進了工業學校，那裏的功課還不差麽？』這句話其實從剛才的一問一答上聯想起來的，但平時的聯想思此便及彼，現在却是既斷而復續的了。

『那裏的功課大概還不差。我所以送兒子們進那裏去，因爲畢了業一定有事務派任，覺得比別處穩妥些。但是我現在擔任他們的費用是萬分竭力的了！買西文書籍一年要化六七十元，應用的儀器不可不買，一枝什麼尺便需二十元，放假時來回的川資又需百元，……需……元，……需……元，……』

我的注意力終於荒散，所以對於他的報銷帳漸漸地糢糊了。

這是我問他的，很誠意地問他的，然而聽他的答語時，便覺得淡漠無味，終至於充耳不聞。莫怪我剛才答他時，他表現出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一個『是』字。

我現在又在一位朋友家裏的餐室裏了，連我一共是七個客，都在那裏無意識地亂轉。圓桌子上鋪着白布，深藍色邊的盆子裏盛著色澤不同的各種食品，銀的酒杯和碟子在燈光底下發出僵冷的明亮。僕人執着酒壺，跟在主

人背後。主人走到一個位子前，取起酒杯，待僕人斟滿了酒，很恭敬的樣子，雙手舉杯過額，向一客道，『某某兄，』就將杯子放在桌上。那位『某某兄』遙對着主人一揖。主人取起桌上擺着的箸，雙手舉過了額，重又放在原處。『某某兄』又是一揖。末了主人將椅子略動一動，便和『某某兄』深深地對揖。這才算完了一幕。

輪到第七幕，我登場了。我曾看過傀儡戲，一個活人扯動傀儡身上的線，那傀儡就會做拂袖，捋鬚，抬頭，頓足，種種動作。現在我化爲傀儡了，無形的線牽着我，不由我不俯首，作揖，再作揖，三作揖。主人說，『你我至熟，不客氣，請坐於此。』然則第一幕登場的那位『某某兄』是他最不相熟的朋友了。

衆人齊入了座。主人舉起酒杯，表現出無限地恭敬和歡迎的笑容向客人道，『春夜大家沒事，喝杯酒敍敍，那是很有趣的。』客人都擎起酒杯，先道了感謝，然後對於主人的話一致表示同情。我自然不能獨居例外。

才開始喝第一口酒。大家的嘴唇都作收斂的樣子，且發出唼喋的聲音，可以知喝去的量不多。舉箸取食物也有一定的步驟，送到嘴裏咀嚼時異常輕緩。這是上流人文雅安閒的態度呀。

談話開端了，枝枝節節蔓延開來，我在旁邊靜聽，只不開口，竟不能回溯怎樣地推衍出那些話來。越聽下去，越使我模糊，幾乎不辨他們所談的話含的什麼意思，只能辨高低宏細的種種聲浪裏，充滿着頌揚，謙抑，羨慕，鄙夷……總之，一切和我生疏。我眞佩服他們，他們不盡是素稔的，——從彼此互問姓字可以知道——偶然會合在一起，就有這許多話講。教我那裏能够？但我得一種幽默的啓示，覺察他們都是豫先製好的蓄音片，所以到處可開，沒有阻滯。倘若我也豫製些片子，此刻一樣可以應用得當行出色，我就要佩服自己了。

我想他們各有各的心，爲什麼深深地掩埋着，專用蓄音片說話？這個不可

解。

他們的話只是不斷，那些高低宏細的聲浪又不是樂音，那裏能耐久聽！我覺得無聊了，我雖然在衆人聚居的餐室裏，我只是孤獨。我就想起日間在江中的風聲，水聲，多麽爽快。倘若此刻逃出這餐室，回到我的舟中，再聽那爽快的音調，這個孤獨我却很願意。但是怎麽能得逃，豈不要辜負了主人的情意？而且入席不到一刻鐘呢！計算起來，再隔兩點鐘或者有散席的希望。照他們這樣遲遲地舉杯舉箸，只顧開他們的蓄音片，怕還要延長哩。我沒有別的盼望，只盼時間開快步，趕過了這兩鐘點。

那主人最是煩勞了：他要輪流和客人談話，不欲冷落了一個人，臉兒笑着向這個，口裏發洸着恭敬的語音問那個，接着又表示深至的同情於第三個的話。——『是』字的聲音差不多每秒內可以聽見，似乎一室的人互相了解，融爲一體了。——他又要指揮僕人同客人斟酒；又要監視上菜的僕人，使他

當心，不要沾汚了客人的衣服；又要稱述某菜滋味還不惡，引起客人的食慾。我覺察他在這八面兼顧的忙迫中，微微地露出一種怳忽不安的神情。更看別人，奇怪！和主人一樣，他們滿臉的笑容裏都隱藏着怳忽不安的分子。他們爲了什麼呢？難道我合了『帶藍眼鏡的看出來一切都作藍色』這句話麼？

席間惟我不開口，主人也遺忘了我了。一會兒他忽然憶起，很抱歉地向我道，『兄是能飲的，何不多乾幾杯？』我也將酒食之事遺忘了，承他提醒，便乾了一杯。

明天早上，我坐在一家茶館裏。這裏頭的茶客，我大都認識的。我和他們招呼，他們也若有意若無意地同我招呼。人吐出的氣和煙袋裏人口裏散出的烟彌滿一室，望去一切模糊，彷彿是個濃霧的海面。多我一個人投入這個海裏，本來是極微細的事，什麼都不會變更。

那些茶客的狀態動作各各不同：有幾個執着烟袋，只顧吸烟，每一管總要深深地咽入胃底。有幾個手支着頭，只是凝想。有一個人，尖瘦的顴頰，狡猾的眼睛，踱來踱去尋人講他昨夜的賭博。他走到一桌旁邊，那桌的人就現出似乎諦聽的樣子，間或插一兩句話。待他轉臉向別桌時，那人就回復他先前的模樣，別桌的人代替着他現出似乎諦聽的樣子，間或插一兩句話了。

一種宏大而粗俗的語聲起在室的那一角，『他現在卸了公務，逍遙自在，要玩耍幾時才回鄉呢。』坐在那一角的許多人鬨然大笑，說的人更爲得意，續說道，『他的公館在仁濟丙舍，前天許多人乘了車馬去拜會他呢。』混雜的笑聲更大了，玻璃窗都受震動。我才知那人說的是剛死的警察廳長。

我欲探求他們每天聚集在這裏的緣故，竟不可得。他們欲會見某某麼？不是，因爲我沒見兩個人在那裏傾心地談話。他們欲討論某問題麼？不是，因爲我聽他們的談話，不必辨個是非，不必要什麼解答，無結果就是他們的結果

了。訕笑，誹謗，滑稽，疏遠，是這裏的空氣的性質。

這裏也有個熱情的希望的笑容，在一個人臉上，當他問又一個人道，『你成了局麼？』

『成了，』這是個隨意的很不關心的答復。問的人頓時斂了笑容，四周環顧，現出和那人似乎不相識的樣子。

有幾個人吐暢了痰，吸足了烟，喝飽了茶，坐得嬾了，便站起來拂去袖子上的烟灰，悄悄地自去了，也沒什麼留戀的意思。

我只是不明白……

一九二一，二，二七。

阿鳳

楊家娘，我的同居的傭婦，受了主人的使命入城送禮物去，伊要隔兩天才回來。我家的傭婦很豔羨的樣子自語道，『伊好幸運，可以趁此看看城裏的

景致了」我無意中恰聽見了這句話，就想，這兩天裏交幸運的不是楊家娘，却是阿鳳，伊的童養媳。

阿鳳今年是十二歲，伊以往的簡短而平凡的歷史我曾聽楊家娘講起過，伊本是漁家的孩子，生出來就和入網的魚兒睡在一個艙裏。後來伊父死了，漁船就換了他的棺材。伊母改嫁了一個鐵路上的脚夫。脚夫的職業是不穩定的，那裏能帶着個女孩子南北遷徙，況且伊是個消費者。經村人的關說，伊就給楊家娘領養，——那時伊是六歲。楊家娘有個兒子，今年二十四歲了，當時伊想將來總要給他娶妻，現在就替他整備着，豈不便宜省事。阿鳳就此換了個母親了。

現在伊跟着楊家娘同傭於我的同居。伊的職務是汲水，買零星東西，抱主人五歲的女孩子。伊的面龐，有堅結的肌肉，皮色紅潤，現出活潑的笑意。但是

若有楊家娘在旁，笑容就斂了，因爲伊有確實的經驗，這個時候或者就有沈重的手掌打到頭上來，那得不小心防着呢？

楊家娘藏着滿腔的不如意，說出來的話幾乎句句是詛咒。阿鳳就是伊詛咒的資料。若是阿鳳吃飯慢了些，伊就說，『你是死人，牙關咬緊了麼！』若是走得太匆忙，脚着地發出蹋蹋的聲音，伊又說，『你趕去尋死麼！』但是伊這些詛咒我猜想並不含有怨怒阿鳳的意思；因爲伊說的時候態度很平易，說過之後便若無其事，工作，算買東西的帳，間或湊主人的趣說幾句拙劣的笑話，然而也類乎詛咒，都和平時一樣了。伊的粗糙沈重的手掌時時要打到阿鳳的頭上，情形正和詛咒相同。當阿鳳抱着的主人的女孩子偶然啼哭時，楊家娘的手掌便很順手地打阿鳳頭上。阿鳳汲水滿桶，提着走時潑水於地，這又當然有取得手掌的資格了。工作暇時，楊家娘替阿鳳梳頭，頭髮因久不梳亂了，便將木梳下鋤似地在頭上亂鋤。阿鳳受了痛楚，自然要流許多眼淚，但

不哭，待楊家娘一轉身，伊的紅潤的面龐又現出笑容了。

阿鳳的受罵受打同喫喝睡覺一樣地平常，但有一次，最深印於我的心曲，至今還不能忘。那一天飯後，楊家娘正在拭一個洋瓷的鍋子，伊的手一鬆，鍋子落了地。伊很驚慌的樣子取了起來，細察四周，自慰道，『沒有壞！』那時阿鳳在旁邊洗衣服，公平和抵抗的意念忽然在伊無思慮的腦子裏抽出一絲芽來，伊絕不改變工作的態度，但低語道，『若是我脫了手，又要打了！』這句話聲音雖低，已足以召楊家娘的手掌。『拍！拍！』……每打一下，阿鳳的牙齒一咬緊，眼睛一緊閉，——再張開時淚如泉湧了。伊這個態度，有忍受的，堅強的，英雄的表情。伊舉濕手撫痛處，水滴淋漓；從髮際下垂，被於面，和眼淚混合。但是伊不敢哭。我的三歲的兒子恰站在我的椅子前，他的小眼睛本來是很靈活的，現在瞪視着他們倆，臉皮緊張，現出恐懼欲逃的神情。他就回轉身來，兩臂支在我的膝上；上唇內斂，下唇漸漸地突出。『拍！拍！』的聲音送到他耳官

裏還是不斷，他終於忍不住，上下唇大開，哭了，——我從他這哭聲裏領略人類的同情心的滋味。他將面龐伏在我的膝上。……後來阿鳳晒衣服去，楊家娘便笑道，『囝囝，累你哭了，這算什麼呢？』……阿鳳晒了衣服回來，便抱主人的女孩子，見楊家娘不在，又很起勁地唱學生所唱的青蛙歌了。

楊家娘這等舉動似乎可以稱為『什麼狂。』我所知於伊的一些事實，是伊自述的，或者是伊成為『什麼狂』的原因。伊的兒子學習的木工，但是他愛好骨牌和黃酒勝於刀鋸斧鑿。有一回，他輸了錢拿不出，因此和人家厮打，給警察拘了去，警察要他孝敬些小費，他當然不能應命，便將他重重地打了一頓。伊又急又氣，只得將自己積蓄的工資充警局的罰款，贖出伊受傷的兒子。調理了好多時，他的傷是全愈了，伊再三叮囑他，此後好好兒作工，不要賭。孰知不到三天，人家來告訴伊，他又在賭場裏了！伊便趕到賭場裏，將他拖了出來，對他大哭。過了幾天，同樣的報告又來了；並且此後屢有傳來。伊剛聽報

告時，總是劇烈地憤怒；但一見他竟說不出一句斥責的話，有時還很願意地給他幾百文，教他買些葷菜喫。——這一些事實，不知就可以激成『什麼狂』麼？

楊家娘既然受了使命出去，伊的職務自然由阿鳳代理。阿鳳做一切事務比平日眞誠而迅速，沒有平日的疎忽，懈緩，過誤。伊似乎樂於做事，以做事爲生命的樣子。不到下午三點鐘，一天的事務完了，只等晚上燒晚飯了。伊就抱着主人的女孩子，唱睏歌給伊聽。字句和音節的錯誤不一而足，然而從伊清脆的喉嚨裏發出連綴的許多聲音，隨意地抑揚徐疾，也就有一種自然的美。主人的女孩子微微地笑，教伊再唱。伊興奮極了，索性慈母似地拍着女孩子的身體，提高了喉嚨唱起來，和學生起勁時忽然作不規則的高唱一般。

伊從沒嘗過這個趣味呢。平日伊雖然不在楊家娘跟前，因爲聲音是可以

傳送的，一高唱或者就有手掌跟着在背後，所以只是輕輕地唱。現在伊才得嘗新鮮的趣味！

唱了一會，伊樂極了，歌聲和笑聲融合，末了只餘忘形的天眞的笑聲，楊家娘的詛咒和手掌，勉強做粗重工作的勞苦，伊都疏遠了，遺忘了。伊只覺伊的生命自由，快樂，而且是永遠的，所以發出心底的超於音樂的讚歌，忘形的天眞的笑聲。

一隻純白的小貓伏在伊的旁邊。伊的靑布圍裙輕輕動盪，貓的小爪似伸似縮地想將他攫住，但是終於沒有捉着。伊故意提起圍裙，小貓便立了起來，高舉前足；一會兒因後足不能持久，一點一點地，然後再舉。貓的面龐本來有笑的表情，這一隻的白皙而豐腴，更覺得嬌婉優美。他軟軟地花着眼睛看着伊，似乎有求愛的意思。伊幾曾被求愛，又幾曾施愛？但是，現在貓求伊的愛，伊也愛貓，被阻遏着的人類心裏的活泉，畢竟湧溢了！伊平日常常見貓，然而不相

于，從今天此刻才成爲眞的伴侶！

伊就放下女孩子，教伊站在椅旁。伊將圍裙的帶子的一端拖於地上，引小貓來攫取。小貓伏地不動，蓄了一會勢，突前攫那帶子。伊急急奔逃，環走室中，小貓跳躍着跟在背後，終不能攫得。那小貓的姿態活潑生動，類乎舞蹈；又含有無限的嬌意。伊看了說不出地愉快，更欲將他引逗，兩脚不住地狂奔，笑着喊道，『來呀！來呀！』汗珠被於伊的面龐，和平日的眼淚一樣地多；伊吁吁地喘，彷彿平日汲水乏了時的模樣，然而伊那裏肯停呢？

這個當兒，伊不但忘了詛咒，手掌，和勞苦，伊並自己都忘了。世界的精魂若是『愛，』『生趣，』『愉快，』伊就是全世界。

一九二一，三，一。

綠衣

潮水似的狂風在空際湧過，震得我室的窗楞楞楞地響。燈光似乎含着煩悶

的樣子，放不出光明來，只是昏暈和無力。鐘擺聲冷峭而急促，使，我的耳官聽着，引起徬徨不安的感覺。他告訴我『你所期待的時刻快到了！……正到了！……已過了！』他絕不顧憐我的失望，只是鐵搭鐵搭地上他無窮的路程。

我室牆外，是一條又長又暗的街，一屋裏各家的人都從那裏出進，差不多是一條里，不過蓋上屋面罷了。我坐在室內，聽慣了街裏各種聲音，是誰走過，是從什麼東西發出來的，都能很清楚地辨別，沒有錯誤。今夜已聽許多聲音經過了：提高了乾燥的喉嚨，發出撕裂似的聲音，唱黃金臺又轉唱牧羊卷的——腔調自然不合傳習的節拍——是住在後屋的漆匠阿喜。隔了一會，又聽同樣的聲氣和句調在街裏經過，我却知他不是阿喜，是阿喜的兄弟阿和；阿喜走路時脚尖着力，阿和却着力於脚跟，因而作突突的聲音，從這一點我就將他們倆分別出來了。脚聲嬾嬾的，而且常伴着痰嗽聲的，是被公推爲痰王的許老三。從他的脚聲痰嗽聲入我耳官，由遠而近，更由近而遠，終於聽不

見，足足要兩分鐘。後來有絮絮的對語聲，充滿了怨恨和悲傷，聽不清說些什麼，知是同居的傭婦翁媽和林家娘，他們一個講伊的媳婦，一個講伊的婆，他們都自認爲世上最不幸的人，只將怨誹和詛咒爲生活。與對語聲同時聽見的，是延長而有高低的嗚嗚聲，這是從那條肥大的雄的黃狗叫做興旺的喉間發出的。接着便是他一陣含怒的吠聲，和翁媽很順便的咒駡，『你這殺千刀的狗！』那些聲音過後，衖裏寂靜了好久，只聽見窗外的風聲和窗的震動。……衖裏又有輕快的脚聲了，一定是個孩子，許家的二官呢？還是金家的康官？定是康官，那脚聲裏含有快樂活潑的意思呢。但是我所期待的聲音何以不來？凡不是我所期待的，偏偏一種一種地闖入我的聽覺裏！

我所期待的，是一種沈重而緊急的脚聲，很快地在牆外經過，接着我的室門呀地開了，一個人發自然的警告的聲音，『先生，郵件來了！』這時候那個穿着平和的綠色的郵差制服，肩上背一個包，裏面很飽滿的樣子，一手提着

玻璃燈，一手拿着一大束郵件的，就給我滿意地看見了。他瘦削的兩頤在燈光裏顯出蒼白的顏色，長及肩的頭髮從帽沿下茸茸地分披開來，圓而大的目睛不停地檢視他手裏的郵件，這個容貌若在別的地方，多少要引起人的不快，但在我這個當兒遇見他，只覺得他沒一處不可愛。今夜我從天上收了最末了的光的時候，就急切地等着，他只是個不來！每天郵船到鎮，雖然因着風的順逆，有些早晚，但他每晚來的時刻，來得最晚的那幾次的時刻，現在都超過了！他今夜將來得更晚麼？或者竟不來了麼？

我隨便檢一本書來看，想將我不安的心潮平靜下來，然而有什麼效驗！送到我眼睛裏的，只有一行一行的黑痕，幾行間總夾着一行短的，愈使我心異常煩躁。翻轉一頁罷，依舊是這樣，那裏可以尋出個頭緒來看下去呢？我就將書掉在一旁，握了筆蘸了好一會墨，相着鋪在桌上的那方白紙，想隨意寫幾個字。但是寫什麼呢？

我覺得和世界隔絕了，那種心底的孤寂，失望，悵惘，幾乎使我不信我和世界是眞實的。和我隔離的人們，在我室以外的地方，我本來沒有直接的方法可以證明他們的確實存在，除了根據着我熱烈的信仰。從他們那裏，天天有個消息傳來，更使我的信仰堅強而恆久。於是我自知我的心和世界的心團結在一起，而且刻刻在那裏起交流的作用，我的生命眞實而有意義呀！現在，但是，從他們那裏來的消息是阻隔了！杳沈了！我那唯一的熱烈的信仰搖動了！倘若設想他們是虛幻，是『無』，也不是不可辯護的。他們既是虛幻，是『無』，一切和我絕緣，我不是被圍繞在一個大虛空裏麽？我的情緒更從那裏去求着落，我的意志更從那裏去求趨向，我雖欲強證我的生命眞實而有意義，也有些不可能了！

那個每天傳來的消息勢力眞偉大，他能給我們安慰，保證，勗勉，鼓勵，……總之，他能使我們快樂長進。我想起我家的傭婦方媽的故事了：有一夜，郵差

來的時候，他從包裹拿出寄我的信件。還問我這裏可有個方老太太，伊有一封信呢。我沒有想起伊，答說沒有，並且一屋子裏連姓方的人家都沒有，因為我從沒見伊接過他方的來信。這個時候，惶急而希望的神情突然現於伊的臉上，伊發顫動遲疑的聲音道，『是我兒的麼？』我才醒悟，接那封信一看，果是吳鎮來的，便道，『正是你兒子的。』伊的聲音更強澀，說出每一個字都有幾秒時的間歇道，『請先生給我看一看！』我拆開那劣製的信封，抽出一張薄而皺的箋紙，上面橫七豎八地寫着六行字；意思是說半年來在行裏很安好，請母親不要懸念，並問母親身體可安健；句子不很通順，還有十六七個別字，我猜想了一會，才能明白地了解。我就講給伊聽。伊凝神聽着，惶急的神情漸漸轉換而為慈愛喜悅的笑容。伊的上下脣闔着，似乎正將伊兒子傳來的話細細咀嚼，嚥入心的深處。這種滋味，決不是甘甜鮮美等形容字可以形容得來的；這個我從伊的笑容——難得呈露於伊臉上的——推測而知。伊極鄭重

地接我手裏的信—伊兒子的信—看了又看，其實是顛倒着，伊卻比識字的人看書還要注意而眞誠。本來不識字有什麼要緊呢？伊只知這是伊兒子寫的，每一筆墨痕都是伊兒子精力的宣洩，裏面更含着他眞摯親愛的心，看着這張紙就彷彿見了重於生命，晨夕想望的兒子，而且己心和兒子的心黏合了，融和了。更何必管文字形體的識不識呢？伊看了一會，將信箋摺疊端正，袋入信封，自去藏在臥室裏。伊回出來做一切雜作，比平日輕鬆敏捷；臉上發一種喜悅安慰的光，也是平日所沒有的。這就是傳來的消息勢力偉大的證據。

我平日對於方嫣這一樁細小的故事本不注意，因有今夜的失望，才覺這是一樁微妙的事，才重新咀嚼裏面所含的意味。這個又好似給我一面鏡子，使我照出我每天迎入綠衣的那個人細讀他給我的種種消息之後，也有同伊一樣的欣慰的神情。不過這是陶然如醉的境地，當時自己不能知覺罷了。我每天得到這個，似乎很平淡，沒甚希罕，今夜卻使我對於伊那夜的幸福生

妬！倘若今夜那綠衣的人依舊推開我的室門，喊一聲『先生，郵件來了，』我此刻不是很幸福的人麽？

他若是來了，我此刻不是讀信和書報，便是作寄人的信，正游心於極樂之天呢。讀的寫的是文字，這不過器具罷了，我把來應用，心裏必不覺得有文字；我將與世界的人們爲靈的會晤，我將給他們以靈的答話，我和他們且將沒有分別，只是一體。我於是擴大了，超升了，雖然在狂風孤燈的夜裏，破窗黯壁的室中，我總是個光明的，眞實的，快樂的我。

他竟不來！我的心如一個人伸出了兩手求他人把握，筋骨都酸痛了，而沒有一隻手來相接觸。又如漂流孤島，長呼求援，喉嚨幾破了，只聞唯一的，幽默的，自己的呼聲，而沒有有望的答音。那些都可以使人起一種想念，以爲環繞於己的應是虛空夢幻，怪異莫測，而己身已沈淪其中。現在的我不就是這樣麽？

盼望和沈思，終而轉爲玄祕。燈光，桌上陳列的東西，室內燈光以外的陰影，風聲，窗的震動聲，鐘擺聲，和自己的呼吸聲，一切都退出我的腦子以外。我目無所見，耳無所聞，甚且心無所思。也是個陶然如醉的境地，但和我平日所遇的不同。

一九二一，三，一一。

小病

伊的身軀受不起風。昨天我們到學校，從田畝間走，如狂的南風吹得伊的面龐發紅。今天傍晚，伊忽然覺得寒冷，周身都像收縮攏來，腦子又岑岑地發痕。伊就睡在床上，裏了兩條被，彷彿一層薄布，原來冷在身體的內部。隔了兩點多鐘，冷勢退了，却換來了焦熱。鼻孔裏呼出的氣好似爐火旁的炭氣；額角的血脈跳動得迅速而顯著；面龐呈鮮紅的顏色。

雖然伊是小病，但不由我不徬徨，憂慮。活潑，恬靜的河流好比我們的生命，

一個激越的波浪便足以引起心的不安。這劇冷和劇熱豈是伊所能堪！一個寒噤，一回抖顫，一個過速的脈跳，一次沈重的呼吸，都不是伊平日的習慣，如今爲何忽然會集於伊身？我欲爲伊立刻驅除那些，但有什麼法子呢？我也自慰，這是小病，明晨熱退，——而且是可以斷言的——便一切都復舊了。然而何以處現在？現在伊的痛苦是眞實的，我不能爲伊驅除，這自慰的思想不終竟是空虛的麽？

現在伊熱極了，止蓋一條被，而且褪到胸口。頭枕着右臂，散亂的髮堆在枕上。眼皮掩沒了目珠，成很細的兩線。奇異的紅從面龐通到耳後。我撫伊的額只覺觸手的熱。

一樣的燈光，一樣的居室器物，但絕對不同的是此刻和平時的情緒！這是個描寫不出的。旁衖裏每天聽慣而又很歡迎的脚步聲來了，我室的門呀地開了，那綠衣人給我許多郵件，我就伏在伊床前的桌上閱看。那有平日看得

精細，那有陶醉似的境地遇到，那些郵件彷彿籠着一重煙霧。

大略看完了，我便看伊。伊已入了睡眠，有極輕微的鼾聲可以聽見。我願伊這睡眠是甜蜜的，身體上一切不舒服不能侵入這個王國。又願伊在這睡眠期間，出一身汗，退淨了熱，待醒時全體舒適，和平日朝晨醒來時一樣。這些決不是虛空的願望，我是這樣堅信着。因有這些願望，使我屢屢看伊，坐在伊的床沿，更不作別的思想。

『你不要去！』伊突然這樣呼喚。我所堅信的願望竟成虛空，伊的睡眠這麼短！

『我在這裏，不去，』我安慰伊。

『小說……不要同他們做……你不要去！』

我聽伊的話沒來由，推伊知伊並不曾醒。這因熱極，神經昏亂了，所以囈語起來。震盪的心使我不能思想，不知如何是好，只對伊呆看。

『什麼？』隔了一會，我才不自覺地這麼問。

『改小說呀！你在那裏同他人改小說呀！』

『我沒有改小說，我坐在這裏。』

『你苦極了，這麼深夜，還坐着手不停地寫，』伊闔着的眼裏淚珠像泉水一般湧出來，從頰上流到耳際。伊的面龐呈非常痛苦的表情，但伊還是睡着。

這時候我的感覺異乎平常：伊醒時的鼓勵，安慰，乃至極尋常的一言一笑，何嘗不使我的靈魂欣悅奮躍，得所寄託？但現在這囈語，這眼淚，更超出了醒時的一切，是愛的表現，自然的而且熱烈的，使我心的感動達於不可形容的程度。

伊哭泣不止，闔着的眼才張開來。我為伊揩了眼淚，扶伊坐起，道，『你清醒罷！現在剛才入夜，我坐在你的旁邊，並不改什麼小說。』

伊雖然坐了起來，依舊是很堅信的樣子，流淚說道，『我看你伏在桌子上，

右手很快地移動呢。這不是太苦了你麼?』

『你看桌子上有沒有紙，筆，硯臺?』

伊悵悵地望着桌子，果然沒有筆，紙，硯臺。但伊熱極的腦子還不很清楚，只覺伊剛才所見的劇烈地感動伊的心，回思還有餘哀，淚珠如急雨初過，賸留殘滴。

一九二一，三，二六。

寒曉的琴歌

西北風吹來非常緊急，我的皮膚當着，也不感覺什麼，因爲是麻木了。光禿的楊枝如狂似地舞動，似乎可以聽得他們憔悴的衰颯的哀聲。白濛濛的曉霧籠罩着他們的頂部，只見很模糊的稀疏而槎枒的枝痕，彷彿是用淡墨描的。太陽還沒升得高呢。斜射的淡薄的光，只是凝滯和無力，穿不透濃霧，單將東面的霧略爲增一些光亮。

這裏是好大的一片曠野。四圍盡是楊樹，但現在都沈沒在濃霧裏。我不停地向前走，只有逐漸近我身旁的一兩棵可以看見。在我的右面是一個營壘，約略可以看見雉堞式的圍牆。營裏早已沒有兵卒住了。離巢的烏鴉，不知他們爲什麼不飛到濃霧之外去撲一撲翅翮，却棲止在營牆上亂叫；這等聲浪在西北風裏擴散開來，就含有悽苦的況味。

這是十二月裏的朝晨，我竟沒遇見一個行人。寂寞和惆悵的心使我忘了自己，直到脚下踐着了小橋的石級，才知那一片曠野走完了。我無心地傍着橋闌下望，那河水流動得好急！一條波紋湧着一條波紋，顯出高低不平的無數階級。那後生的波紋特別有一線的白痕做標記，流到橋下，便同化於深藍色的水波；那一線白痕又去做更後生的波紋的標記了。

『何來胡琴的聲音？』我這麼想。這是不會拉的人拉的：絃音尖燥而艱澀，旋律的進行屢屢間斷，而且時常發出散音。我不待思索，我的腦子立刻有一

個念頭回答我自己的疑問，『這條小橋邊原有幾家歌女，——我平常經過時見他們門上的題名，所以知道，——他們夜間應人家的徵召，當然沒有練習的工夫；此刻是淸晨，徵召他們的人睡了，他們才得在那裏豫備他們的功課。』

我望這幾家沿河的樓窗，都是緊緊地關着，窗上的明瓦零落了，有的糊着新聞紙，已是破碎，經了風只管望裏吹；更看不見別的。但是我的想像力可以看見他們的屋內。那發出胡琴聲音的一所屋裏，有一個女孩子執着生疎而可怕的胡琴在那裏練習。伊或者因爲沒有好好兒睡眠，困乏極了，或者因爲手指寒凍，不能靈動自如，或者因爲對於教者的威權恐懼而希望避免，使伊的琴音更爲惡劣，幾乎不成音調。咿咿埃埃的聲音連續送到我的耳官裏，我如聽疲者的呵欠，凍者的抖顫，和弱者的心跳。而我心底的眼睛裏更見伊朦朧欲睡的倦態，索瑟不堪的蜷縮，和驚惶無奈的神情，——一幅難以描繪的

圖畫。

和着琴音有低微的歌聲了。何嘗是歌聲！這是個細小，怯弱，乾枯，顫動的叫聲。但我可以確定這是從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的喉間發出的。從伊的聲音裏叫出一切弱者柔軟的靈魂，一切被侮辱者心底的悲哀。然則這正是個很好的歌，不過不是供人家取樂，聽着開開心的罷了。

可惜這時候人們都睡着，這個歌聲只我一個人聽見！倘若在廣大的都城裏，聚集了成千成萬的聽衆，教伊當衆唱出這很好的歌，當可增進人們彼此之間的了解。但是我更有所憂慮，果眞教伊當衆唱出，伊那裏敢這樣眞實地唱呢！

我聽了一會，一種奇異的感覺來襲我心，也辨不出是什麼滋味。不要聽罷！回首望剛才經過的曠野，依舊給沈默的滯重的濃霧籠罩着。

一九二一，三，三一。

疑

近來伊的身體不很旺健，伊是非常愛惜自己的身體的，因爲這是生命的表現，自我發展的工具。伊每一回對鏡時，見自己的面龐比前瘦了，更瘦了；以前紅潤的顏色不復可以看見，只滿被着蒼白。伊每行動一會，便覺氣喘，吸入的氣和呼出的氣在肺管裏亂擠。什麼輕便的動作總引起伊的困乏，便是躺着休息時，也覺周身包圍着一種不可名言的不適。

伊於是恐懼起來，這是什麼朕兆呢？可怕而劇烈的病麼？伊天天能够起來，也吃少量的食品，除了面無神采，氣喘，周身不適，一切和常人差不多，不見得是什麼劇烈的病。隱伏而慘酷的病麼？伊以爲這倒有些像。有些人照舊吃喝戲耍，而內部主要的臟腑已腐敗不堪，一朝發覺，什麼法子都不能挽救了。伊想倘若這正是自己現在的情形，這是何等地可怕！要解決這個疑惑，只有到醫生那裏去。但是，醫生倘若證實這個猜想，說你內部的臟腑確然在那裏逐

漸腐爛，那時候將怎樣呢！不要去罷，任身體之自然罷！然而也不行，果眞什麼病潛伏在裏面，還是醫生或者有醫治的法子。不過驚怖的心不將減損醫藥的效力麼？

一種茫昧的意志使伊竟到了醫生那裏。醫生說，『你營養排洩一切和常人一樣，足證別的內臟沒什麼病。我看你身體這麼衰弱，更兼氣喘，或者肺臟裏有些兒毛病。』

『肺臟！』伊如墮失望之淵，半晌續不下去，『……還來得及醫治麼？』

『這是我的猜想，並非斷言。肺臟的病到有外面的徵象的時候，已是無可爲力了。而當病原潛伏時，平常竟無法可以覺察，我們醫生也須用一種試驗的法子，用藥品注入皮膚，一兩天後，看那裏紅腫而作膿，便是確有病原潛伏在肺部的表示，方才可以辨認呢。辨認出來時，還不過是病的最初期，趕緊醫治，可以不致蔓延。你爲決疑起見，不妨先試驗一下子。』

世上的醫生往往是很冷酷的樣子，他們能治人身體的疾病，却不解安慰人心魂的惶懼。他們視人的身體等於一件無機的東西，要穿鑿便穿鑿，要解剖便解剖，竟不管這等舉動將要碎身受者和旁觀者之心！試聽那位醫生對伊說的話，他將一件極重要極酷慘的事看得何等地平淡！他對於伊的驚惶疑懼何等地沒有同情！他隨意說了這些話，在伊却像受了更艱難更可怕的功課。

伊想這麼一個試驗法雖然是便捷，然而實在悲慘。倘若一經試驗，皮膚上眞個紅腫而作起膿來，這就是一個確實的回音，『你的病根是種着了！』醫生雖然說，這不過是最初期，可以仗醫藥的力量不使蔓延，但是那些已經佔有地位的細小的病菌，却無法使他們死滅；自己的身體裏藏着這等危險東西，還有什麼生趣？伊又想伊的父親母親都是患了肺病死的，自己當是個極易染肺病的人，倘若大膽地請醫生一試，十之八九是要有反應的。這個死刑

的豫告，那裏可以擔當得起？不要請他試罷，只當沒有這回事罷，這又那裏可以？虛空的疑慮和眞實的惶懼，一樣可以使人徬徨無據，意興索然。然則姑且一試罷。也許沒有肺病，所以不起反應，那些衰弱的現象，僅僅爲了衰弱的緣故。果如此，自己就有新鮮的朝氣，更生的希望，熱烈地活躍於心頭。此後將身體的衰弱慢慢地醫治好了，自己便是個康健而快樂的人。這個莫大的安慰，也須一試之後方可得到，姑且冒一回險去換取這個安慰罷！反應呢？只以獨斷的判定認他是不會起的。……

伊循環往復地這麼想，一會兒欲奮一奮勇氣，一會兒勇氣又給恐懼的心戰勝了。末了伊想，不請他試則只有恐懼，一試或者可以遭解放，伊無可奈何的心情裏便決定竟請他試，伊的喉間隨着發出顫抖的一句話，『請你給我試驗一下罷。』

醫生取出一柄鋒利的小刀，在伊的左臂劃了四條血痕，伊不敢看，身體上

有一種寒噤似的感覺。醫生更取出三種藥水，逐一滴在傷處，只留着末一條血痕不滴。伊極驚怯地偸看臂上，鮮紅的血已和淡黃的藥水混和了，還慢慢地滲入皮膚裏去呢。

現在是已成事實了，藥水注入了皮膚，伊又害怕起來。倘若肺部果有病原伏着，臂上就要明明白白地宣告出來，這是身體永不會康健的宣告；於是就有荒涼枯寂的邱墓，灰敗無光的白骨，這些是自己的結局，歷歷呈現於自己的幻想裏，多麼可怕！伊便祝禱這些藥水和清水一般，或者已失了藥性，不會有什麼作用。更願這幾條血痕同貓兒抓碎的或是剖果品時小刀割碎的一樣，不幾日脫了痂，皮膚完好，更沒什麼現象。伊只怕藥水和皮膚沒有靈魂，不能領受而且允許伊的祝禱。

伊因爲欲取得安慰，欲從惶懼裏解放出來，才大着膽冒着險請醫生一試。那知一試之後，安慰旣沒有得到，惶懼的質素却更爲濃厚，自己被他擁抱得

更爲緊密了！醫生對伊說，『平常一晝夜之後，要起反應就起了。但也有例外，有些伏着病根的人要四天之後才起反應呢。』伊想這一晝夜怎麼過，而且也許要四天！

伊到了家裏，只對着左臂呆看。但是看見些什麼呢？雪白的紗布裏着傷處，兩條橡皮膏將紗布黏着。傷痕是怎麼了，全然看不見，只覺得微微地有些兒痛。痛了，是發腫作膿的先導麼？一晝夜之後，揭開來看時，大約要看見熱紅濃白的四個瘡了。一縷失望的悲哀周布到伊的全身，蒼白的面龐便現出淡紅的顏色。這又很像，許多患肺病的人不是都有這個現象麼？

伊便想起伊的表妹，前年同伊分別時，伊是很健全的，伊在高等小學校讀書，活潑而快樂。半年以後，他們家裏寫信來，說伊患了肺病，現在正在多方醫治呢。這個消息的傳來，當時使己非常驚異，後來就漸漸地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了。隔了三四個月，他們家裏又有信來，說伊死了！那時己就很恐怖地想，

這個病怎麼竟醫不好，十四歲的伊竟死了！

伊又想起一個朋友，伊是在學校裏教體操的，身軀高大而強健，精神的發皇也和身軀相稱，己和伊簡直不能相比。後來分別了一年，彼此未通消息。忽然有人對己說，伊己死了！什麼病呢？說是肺病。當時己非常奇怪，竟至描寫不出，伊這樣的精神體魄，怎麼也會染了肺病！但是這等心情不久也就淡薄了。

伊於頃刻之間，從親戚朋友中想起了十幾個患肺病而死的，他們默默地患病，猝然地死，彷彿是走的同一的路。伊雖然因為當時年歲尚幼，不能知父母的病狀死狀，但聽人家的述告，他們也未能外此。他們染了隱伏而慘酷的病，先前並不知道，後來外面的徵象呈露了，醫生又加以證實了，這個死刑的宣告，一定引起他們深刻酷烈的悲哀。然而旁人和己那裏知道他們呢？一個人間最可哀傷的音信傳來，也不過引起己暫時的悲感和驚異，『可惜呀，這麼一個人！』時移情換，連這句話也不說了。己原來不會知道他們，自然不能

於他們有深摯的同情。現在呢？他們所嘗的滋味便是己此刻所嘗的滋味，雖然己的有病與否還沒證實，所以十分地了解他們，對於他們新生一種深摯的同情，低弱的脈搏彷彿爲他們作輓歌，疲倦的眼眶裏爲他們流哀傷於得到他們死信時的淚。但是他們去了，誰更和己抱同情，流淚，作輓歌呢？伊更看和己同處的人，都是極親愛的，他們時常予己以安慰，說這是沒有的事。然而這等安慰總覺和己隔膜一層，所以祇益傷感，無濟於事。他們沒有和己同樣的感覺，那裏能夠知道己恐懼驚惶的痛苦呢？伊更想着或者快與他們別離了，便覺靈魂都麻木了起來。

四天之後，伊揭開紗布來看，已揭過幾十回了，——四條殷紅的痂平平地橫在皮膚上。這眞是個從未經過的安慰。伊看着窗前經雨的小草，梅樹上才透一粒豆似的葉芽，和牆上光明的太陽，都含有新生的深意。伊就流出欣悅感慰的淚來。

一九二一，四，一〇。

潛隱的愛

命運和愚蠢使伊成一爲個沒人經心的人。伊彷彿階前一個小的水泡，浮着也好，滅了也好，誰還加以注意呢？伊有小而瘦的臉龐，皮膚帶着青色；眼睛圓睜，看外物時常呈悵惘的神情；微帶紅色的髮生得非常之濃，挽成髮髻，臃腫而散亂，更增全體的醜陋。

伊從小時就許配陳家第二個兒子。十一二歲的時候，鄰家的婦女或是自己的母親同伊戲言道，『陳家來迎你了，你快去打扮齊整做新娘子罷。』伊的蒙昧的心靈裏就有一縷不知爲什麼的羞媿使伊漲紅了臉，咬着舌端低下頭來。從此伊知陳家是自己將來的世界，但是爲什麼要加入這個世界，和這個世界是怎麼情況，伊全然沒有本領去推想。

伊十七歲的時候，命運判定，那個將來的世界到了面前了。伊就認識伊的

丈夫，公公，婆婆，和寡居的嫂嫂，——認識各人的面貌罷了，並非認識各人的心，——他們也都認識了伊；此外一切如故。村鎮人家的婦女大都做一種工作：剖麻至細，將兩端接着，用指頭撚合，成極長的麻綫，預備織麻布。伊跟着婆婆嫂嫂做這一種工作，他們默默地各自坐着，只有一隻左手和右手的兩個指頭是常動的，無論是光明的朝陽，和爽的好風，清麗的鳥聲，總不能使他們擡一擡頭。

不幸伊的丈夫又踐了他哥哥的足跡！原來他的哥哥娶了親不到半年便患肺病，病了三四個月便死，現在他正遇了絕對相同的情形。這個就非常可疑，這等毒蟲何以必發生於娶親之後？然而他的父母何嘗疑到自己對於兒子的舉措有無過誤呢？他們只是哭泣，只是歎息，以爲命運見欺，無可奈何。但仍有可以自慰的，則三兒四兒年紀已不小，就可以給他們娶親了。娶了親生個孫兒，那是極快極容易的事，他們倆想到此，不由得收淚而作甜蜜的遐想。

那位寡嫂引起了自己摧心的傷感暗地落了無量的淚，但也減退了對於嬸子的無名的嫉妬，心想現在你與我是同等的人了。

伊失了一個丈夫，也覺得十分悲傷，學着別人家傷逝的模樣晨晚號哭；更起一種異樣的感覺，以前好像一切都有歸宿，現在自己的歸宿是什麼呢？伊的臉龐從此瘦起來，且轉爲黃色，更由黃而青。伊本來不大會說話的，現在更不常有說話，況且同誰去說呢？伊到水埠上去洗衣服經過街上時，彷彿有一種悽苦悲哀的空氣圍繞着伊的全身，鄰人從背後指着伊互相告語道，『這就是陳家的二奶奶，可憐才十八九歲呢！』

伊從此止有個狹小的世界，就是自己。公公婆婆本來爲兒子而娶伊的，現在兒子已死，照例給伊吃飯就是了；嫂嫂本來對於伊抱着無名的嫉妬，現在仍舊不能因境遇相同而互相接近；於是伊分外地孤獨。

風痧的病忽然來尋伊，伊是年輕而無知，怎能知道應該怎樣地醫治和調

攝？咳嗽的聲音幾乎沒有一刻工夫間斷，而且轉啞了；青蒼的兩頰給體熱燒得通紅，顯出粒粒鮮紅的點子；伊還是照常操作。家裏的人也不教伊去歇歇，也不教伊到醫生那裏去診治，吃一些藥，也不教伊避着風。伊實在支撐不住，回到冷寂陰暗的臥室裏，躺在床上，這麼就過了三四天。這三四天裏，竟沒一個人走進來問伊好不好，或是給伊一點茶水，只有屋漏裏透下來一綫的陽光來而復去，告訴伊又經一週昏曉了。

伊家的右面原有一所空屋，近來有人家遷入居住了，這在伊也殊不關心。有一天，一個傭婦抱着一個三四歲的孩子走進來，伊的眼光突然一亮，心裏起一種愉快的感覺。那孩子的面龐紅潤而肥嫩，笑的時候現出淺淺的兩個渦兒；柔美的髮覆到額上，修翦得很齊；眉毛淡淡的：眼珠烏黑，活潑而有晶瑩的光；小嘴略爲低陷，四圍凹凸的曲綫顯出異常的美；眞是個可愛的孩子。伊的婆婆問那個傭婦，傭婦說，『我們是新搬來的，阿觀喜歡出來玩耍，故到此

望望。』

伊就這樣想：這孩子多麼有趣！簡直和洋貨店裏擺着的洋娃娃一樣。伊看了又看，只覺以前從沒有經過這樣的快活。那傭婦立了一會，抱着孩子自去。伊悵悵地望着，心想他們去了——何不再立一刻？這實在舍不得。但是懼怯慣了的口裏竟說不出欲留他們的半個字。

幸而伊的悵然失望不隔幾天就得到了安慰，那個孩子又牽着傭婦的手來了，此後並且時常來玩耍，或是坐在廊下弄花草，或是傭婦抱着孩子看姑媳三個接麻，口裏還唱着村歌教他。這裏常常和小孩說笑戲耍的是婆婆和長媳，二奶奶照舊守着伊的沈默，只是出神地相着他，獨自領略那得到安慰的甜蜜的滋味。

但是伊又有新的想念了：伊妬那個傭婦常常抱着那孩子，有時臉偎着臉至於半晌，有時可愛的小嘴吻着伊乾黃的臉皮。這些是何等的快活，安得使

己也這麼樂一樂呢?倘若可以得到,只須樂一樂,便什麼都不要了,死也情願了。伊更如夢似地想,倘若那個傭婦被辭退了,己當去接伊的任,或者可以遨他們的允許。然而這個希望太奢了,只消抱一抱,於願已足,再不要想別的罷。

伊常常這樣想,成爲伊新添的功課。這實在是極困難的功課:從沒和他說笑過,玩耍過,那裏就可以抱他;人家素來不放伊在眼裏,什麼事都沒有他的分,又怎能去抱隣家的孩子,熱烈的希望鞭策着伊去搜尋成功的方法,竟沒有一絲兒引導,不覺憂慮起來。在伊簡單的心裏,這是第一回的憂慮呢。

孩子仍然來玩戲,他帶着有機關的小獵狗,彩色的積木,尺多長的洋娃娃一起來。他將積木在椅子上搭起一座橋。他抿着小嘴,眼睛專注於椅上的建築物,厚而白的小手很靈活地撥動,這是一幅難以描繪的美畫。後來橋工完成,居然是一座齊整的橋,他拍手笑說道,『可好玩?』大家讚道,『阿觀眞聰明!』他也不理會他們,教傭婦旋轉那小獵狗的機關。傭婦替他旋了,他就放

在橋堍，要獵狗奔上橋去。手一放，獵狗前後顛動，將橋撞坍了。他又哈哈地笑起來。於是捉住那獵狗，親着他的嘴說道，『你撞痛了，你和洋娃娃一同去睡罷。』便將獵狗和洋娃娃並頭橫放在椅上。

二奶奶手裏接麻，眼睛只注着他的全身，覺得愛他的心幾乎要迸裂出來了非抱他一抱或者就會生病；但仍舊沒有妥善的方法！憂慮進而爲惶急，眼眶就滲出了淚來。這只有伊自己知道呢，他人對伊向來不經心，所以伊心裏藏着唯一的希望，憂慮，惶急，眼眶裏含着愛的淚，都沒有察覺。

這一天是燠熱的天氣，陳舊的屋子裏一切都潮溼，地上更是潑了油似的。下午的時候，鄰家那個孩子又來了，他手裏牽着一條綫，傭婦跟在背後，手中拿着一方紅紙，那條線就穿在這紙上，他們算是放風箏呢。他在屋內環繞地奔走，傭婦手中的紅紙已脫了手，那張紙起先飄飄地吹起，後來落了地，再也不會升起來了。他着了急，奔得更快，腳下一滑，全身磕在地上，正在二奶奶的

旁邊。這時候伊簡直沒有一些思想，極迅速地停了手中的工作，立起來，將他抱起，——都是直覺的衝動的動作。他着了痛，哇地哭了，臉龐緊緊伏在伊的肩上。伊心裏方才有想念：他這一交，使伊異常痛惜，比發風痧的時候對於己的痛惜還強烈。柔而溼的小臉龐貼在伊的頰上；伊滿身感一種甜美的舒適，每一個細胞的內心都舒適。伊忽然想，每一刻裏想望的小寶貝現在不是給我抱着了麼？這是眞的麼？不是夢裏麼？哇哇的哭聲，頰上的感覺，都證明這是千眞萬眞的，於是將頰部湊過去貼得越緊。伊入世將近二十年，這一刻才嘗到世間眞實的快樂，覺得生活有濃美的滋味！伊的生命裏有一種新生的勢力劇烈地燃燒着，『現在自己的歸宿是什麼？』此刻是不成問題了。伊那醜陋的臉上現出心醉魂怡的笑，表示伊對於一切人們的驕傲。

艱難的功課現在給伊戰勝了，晨夕夢想而不可得的一抱，忽然機會相助，竟給伊滿足了欲望。伊的怯懦的心從此強固了好些，方信這一個希望並不

是遙遠而達不到的。本來抱一抱鄰家的孩子，有什麼大不了事，便是天天去抱他一抱，婆婆未必就說，嫂嫂未必就笑，那個傭婦或且因替了伊的勞力，還要感激不盡呢，然而怯懦的心使伊看得這一事非常之困難，彷彿駱駝要穿過針孔一樣。但現在經事實證明，困難已成過去，伊就時常抱那個孩子。那個孩子也不覺得不習慣，雖然不特別和伊親愛；他和傭婦抱着時一個樣子。這個，但是，在伊已十二分滿足了。當肥白的小手撫伊的額角，溫軟的小臉龐親伊的額頰時，伊覺得已和他已合而爲一，遨游於別一個新的世界，是親愛和快活造成的；而眼前的婆婆嫂嫂，自己冷寂陰暗的臥室，和使己兩手作酸的接麻的工作，那許多造成的舊世界，早已見棄於己，而且是毀滅了，沒有了。

這一天伊沒有工作，就抱着那孩子到附近田野裏去游玩，同他坐在草地上，唱些很拙樸的歌給他聽。他坐了一會站起來，看青蒼的天上浮些小綿羊似的雲，小鳥飛來飛去好像有人在那裏擲小甎塊，「居卽」一聲，就不見了；

他面上現出又靜默又妙美的神情，不知他小心靈裏起了什麼玄想？他又看數十條麥隴一順地彎曲，直到河岸，都似乎突突地浮動。河中小舟經過，不見舟身，只見幾個舟人在麥隴盡處移動。這都引起他活動的天性，他就奔馳跳躍，發出快活優美的聲音喊道，『幾個人過去了，他們身體一搖一搖，在那裏牽磨呢。……去了！遠了！看他們回來不回來。』

伊趕忙起來牽住他的手說道，『我來抱着你罷，不要疲乏了你的腿。』他不肯給伊抱，只是跳躍着看小舟上的幾個人。伊極和婉地勸道，『便是不抱，也須好好兒慢慢兒走，再不要跳了。』他從了伊的話，嘴裏還嚷着『不見了！不見了！』伊便攜着他的手緩緩而行，心裏感着不可說的安慰。

回去的時候，伊買了些糖果納入他的袋裏，教他慢慢地吃。這已做了好幾回了。伊所有的錢便是接麻的工資，數目微少夠不到買一件衣服或是一些首飾，所以只藏在床角，時常拿出來數數，好像數數便是那些錢的唯一的效

用。近來伊發明了錢的用途了。伊想倘若買些東西給他吃，才表我愛他的眞心，他也必然喜歡的。伊從沒吃過糖果，也不知道糖果是什麼滋味，看人家都買了給孩子們吃，伊就學着他們的樣。伊認那些糖果就是自己的勞力，將勞力餽贈與他，實是無上的快樂，而且這才覺每天的工作確有甜美的意味。總之，伊的外形雖然並沒變更，別人看伊時依然是愚蠢和不幸，實則伊內面的生活變化了，伊的近二十年的往迹，悉數解放了對於伊的束縛，伊是幸福，快慰，眞實，和光明了！

那個孩子忽然一連六七天沒有來，這使伊十二分懊喪，好似失掉了一件最寶貴的東西似的。爲着什麼緣故呢？他父母不許他來麼？那傭婦不在家麼？他病了麼？伊不敢再往下想，伊很悔恨這第三個疑問忽然闖入腦子裏。倘若果眞是這樣，那種眞切的懸心和憂愁不將碎伊的心麼？伊工作全然沒有精神，晚上睡眠也不很安穩，剛才朦朧入睡，忽然身體彷彿跌入了萬丈的深淵，

一跳便又醒了。醒了便儘想：那孩子的一個笑臉，一回跳躍，一句簡短而可愛的話，一個活靈而異樣的姿勢，都反復溫習，覺得樣樣含有甜蜜的意味；但現在是和他分別了多日了，回想之外，更引起了纏緜深摯的相思。消息不通，猜度的思想往往引着恐怖同來，這更使伊中心歷亂，覺是有生以來第一回嘗到的不快。伊常常盼望傭婦到來，好問個究竟，伊又杳無影蹤！有了空的工夫，便到門前去等候，或者有些兒消息。伊望着那家的牆門，心裏念着裏面的他；伊的眼睛本來是悵惘的神情，現在又加上了凝想和失望的愁容，竟有些像神經病者，往往引起行人不很深切的注意。然而那個牆門裏那有什麼消息給伊呢？

伊分別那孩子的第十天，那個傭婦才獨自到伊家裏來，伊的婆婆便問道，『阿觀爲什麼不一同來？』那傭婦坐定，噓着氣說道，『這幾天我們一家慌忙得够了！阿觀生病呢。』二奶奶聽到這一句話，頭腦如突受打擊，岑岑地發漲

起來；『怎麽！』兩字同時不知不覺地發於伊的喉間。那傭婦只顧繼續自己的話，『他是發熱，又咳嗽，不想吃東西，只要昏昏地睡。我和男女主人輪流守着他呢。幸而現在好了，最利害的是起頭的四五天。』伊說完了，自和二奶奶的婆婆講別的話，二奶奶因此定了心。不可堪的恐怖好像急雨忽來，難以躲避，幸而片刻之間，雨點全斂，依舊是日朗天青。但是，伊總是異常記念他，不知他病後怎麽樣子：還是從前這樣快活麽？正想念着做他新伴侶的我麽？最好見他一面，才得安慰久別和懸繫的心。然而他住在他的家裏，一道甎牆立着，便阻隔了兩地相思的人。這又使伊彷徨躊躇，焦心勞思，竭盡伊可能的力量只是籌想，欲得一個滿足欲望的法子。

一帶破甎牆旁邊開着一叢荼蘼花，白得像一個一個小雪團，他們是從不會引人注意的，寂寂地開了，又寂寂地謝了，就算度了他們的芳春。偏偏那位二奶奶尋着他們，非常地欣賞，心裏如得了寶貝似的，只是突突地跳。伊端相

了一會，揀着半開和全開的朵了十幾朵，花枝上尖利的刺觸着伊的手指，感覺細碎的痛，這實非容易的工作。這一把花又怎麼拿回去呢？需要的心過於切迫，伊就不管那些，拿着回到自己的門前立等。不一會，隣家那傭婦從市上買了東西歸來，伊就迎上去央求伊道，『這一把花請你帶給你們阿觀，讓他供在甁裏玩着罷。我刻刻記念着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引他歡喜，這個花還白還乾淨。』伊自覺有滿腔的相思話要向伊傾吐，因伊或者可以轉達給他，但是說出來時，僅僅這極浮淺的兩句，再要增加一字竟想不出了。

伊不料那傭婦發出個可驚可喜的回答，使伊幾乎不自信伊的兩耳，更疑己身是在迷亂顚倒的睡夢裏。那傭婦極隨便的樣子說道，『你記念他，何不跟我去看看他？』這是伊全然不會希冀的，竟是可能的麼！突然的興奮和過分的快慰充滿伊的腦海，更不思量別的，只移動兩足，跟着那傭婦走進幾天來悵望的牆門裏。

這是一間光明潔淨的兒童室：玻璃櫥裏陳着洋娃娃和小獵狗等玩具；桌子和椅子都是小樣而精緻；瓶裏插着絢紅的玫瑰花，襯以許多鮮嫩的綠草；牆上彩色的畫都是些天眞的孩童；一張潔白的小牀安放在室中，略偏於後方，那孩子睡在床上，他的母親坐在床沿陪着他。伊是個活潑而和婉的女子，不是笑臉龐上也含着笑的表情，現在因爲兒子生了病，憂愁和疲倦使伊的眼眶略爲低陷，臉色也微微地帶些慘白。

孩子的母親聽了傭婦的述說，便向二奶奶道，『我很感激你，常常帶着小兒玩耍，還買東西給他。他病了，你刻刻記念着他，更見你愛他的眞摯的心。他現在是好了，你看，不過沒有以前這麼肥美了。』伊說着，抱他在懷裏，意思是教二奶奶看。

二奶奶默默地不開口，也不看伊所入的是怎樣光明潔淨的一間房間，更不審視伊的隣居是怎樣一個人，伊那如受電磁力吸引的兩眼早已從床上

尋見了他。他紅潤的臉色幾乎全退了，眼睛似乎大了些，不十分有神，皮膚也寬弛了許多；他躺着，一手玩弄那被角。伊就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惋惜的心感覺着，雖然這一回見面足以安慰多日的相思。這一種心縈繞不去，伊就不能再想別的，孩子的母親的話也沒有聽清楚；及見伊抱起孩子示己，知是教己看了，急忙之際，便隨口說道，『這一把花我給他的。』那位母親非常感激，笑着謝道，『這一定使他喜歡，他的喜歡便是你我的快慰！請你插在瓶裏和玫瑰一起供着罷。』

荼蘼花插入了瓶裏，二奶奶的心靈就好像留居此室，伊本欲寄託於花兒的笑靨，安慰孩子的小靈魂，使他回復以前的肥美，活潑，快樂，……現在是如願了。

孩子睡在母親的懷裏，小手弄伊的嘴唇，嘻嘻的笑容依然是天眞而可愛。母親吻着他的兩頤，微微合眼，表出靜穆深摯的愛。他小臂舉起，鈎住伊的頭

頸。他們倆互相抱着，默默地歇了一會，伊唱道，『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心！』聲音清婉而微顫。他也學着唱道，『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心！』

二奶奶坐在旁邊看得呆了，全身像偶像一般，連眼皮也不動一動。然而伊比以前更了解了，澈底地了解了，這就是所謂『愛！』自己也曾親切地嘗過的。更看四圍，何等地光明！何等地潔淨！而己身就在這光明和潔淨裏！

一九二一，四，一九。

一課

上課的鐘聲叫他隨着許多同學走進教室裏，這個他是習慣了，不用思慮，純由兩條腿做主宰。他是個活動的孩子，兩顆烏黑的眼珠流轉不停，表示他在那裏不絕地想他愛想的念頭。他手裏拿着一個盛煙捲的小匣子，裏面有幾頁嫩綠的桑葉，有許多細小而灰白色的蠶附着在上面呢。他不將匣子擺在書桌上，兩個膝蓋便是他的第二張桌子。他開着匣蓋眼睛極自然地俯視，

心魂便隨着眼睛加入小蠶的羣裏，彷彿他也是一條小蠶：他踏在光潔鮮綠的地毯上，嘗那甘美香嫩的食品，何等地快樂！那些同伴極和氣的樣子，穿了灰白色的舞衣，做各種婉變優美的舞蹈，何等地可親！

許多同學，也有和他同一情形，看匣子裏的小生命的；也有彼此笑語，忘形而發出大聲的；也有離了坐位，起來徘徊眺望的。總之，全室的兒童沒有一個不動，沒有一個不專注心靈於一件事。倘若有大繪畫家，大音樂家，大文學家，或用彩色，或用聲音，或用文字，把他們此刻的心靈表現出來，沒有不成絕妙的藝術，而且可以統用一個題目，叫做『動的生命。』然而他那裏覺知環繞他的是這麼一種現象，而自己也是動的生命的一個呢？他自己是變更了，不是他平日的自己，只是一條小蠶。

冷峻的面容，沈重的脚步聲，一陣歷亂的脚聲，觸着桌椅的聲，身軀輕輕地移動聲，忽然全歸於寂靜，那些接觸於他的耳目，使他由小蠶回復到自己。他

看見那位方先生——教理科的——來了，才極隨便地從抽屜中取出一本完整潔白的理科教科書，攤在書桌上。那個儲藏着小生命的匣子，現在是不能拿在手中了。他乘抽屜沒有關上，便極敏捷地將匣子放在裏面。這等動作，他有積年的經驗，所以決不會使別人覺察。

他手裏不拿什麼東西了，他連緜的深沈的思慮却開始了。他預算摘得的嫩桑葉可以供給那些小蠶吃到明天。便想，『明天必得要去采，同王復一影兒去采。』他立時想起了盧元，他的最親愛的小友，和王復一樣，平時他們三個一同出進，一同玩耍，連一歌一笑都互相應和。他想，『那位陸先生爲什麼定要盧元買這本英文書？他和我合用一本書，而且考問的時候他都能答得出來，那就好了。』

一種嚴重高響的語音振動着室內的空氣，傳散開來，『天空的星，分做兩種：位置固定，並且能夠發光的，叫做恆星；旋轉不定，又不能發光的，叫做行星。

……』

這語音雖然高響，送到他的耳官裏便化而為低微，——距離是非常接近呢。只有模模糊糊斷斷續續的幾個聲音，『星……恆星……光……行星』他可以聽見。他也不想聽明白那些，只繼續他的沈思。『先生越要他買，他只是答應，略為顚一顚頭，偏偏不買。我也曾勸他，「你買了罷，省得陸先生天天尋着你發怒，」他也只顚一顚頭。那一天陸先生的話眞使我不懂，什麼叫做「沒有書求什麼學？」什麼叫做「不配？」我從未見盧元動過怒，他聽到這幾句話的時候却怒了。他的面龐紅得像醉人，鬢髮的近旁青筋漲了起來，眼睛裏淌下淚來。他挺直了身軀，很響地說，「我沒有書，不配在這裏求學，我明白了！但是我還是要求學，世界上總有一個容許我求學的地方！」當時大家都呆了，陸先生也呆了。』

『……軌道……不會差錯……周而復始……地球』那些語音又輕輕地

激動他的鼓膜。

『不料他竟實行了他的話！明天他就沒有來，一連幾天沒有來。我到他家裏去看他，他的母親說他跟了一個親戚到上海去了。我不知他現在做什麼？他爲什麼肯離開他的母親？』他這麼想，回頭望盧元的書桌，上面積着薄薄的一層灰塵，還有幾個紙團兒，幾頁乾枯的小桑葉，是別的同學隨手丟在那裏的。

他又從乾桑葉想到明天要去采桑，『我明天一早起來，看了王復，采了桑，暢暢地遊玩一會，然後到校，大約還不至煩級任先生在缺席簿上我的名字底下做個符號。但是那裏去采呢？亂磚牆旁桑樹上的葉小而薄，不好。還是眠羊涇旁的桑葉好。我們一準到那裏去采。那條眠羊涇可愛呀！』

『……熱的泉源……動植物……生活……沒有他……試想……怎樣？』方先生講得非常得意，冷峻的面龐現出不自然的笑，那『怎樣』兩字說得

何等地搖曳盡致。停了一會，有幾個學生發出不經意的游戲的回答，『死了！』『活不成了！』『他是我們的大火爐！』語音雜亂，室內的空氣微覺激盪，不穩定。

他才四顧室內，知先生在那裏發問，就跟着他人隨便說了一句『活不成了！』他的心却仍在那條眠羊涇。『一條小船，在涇上慢慢地划着，這一定是神仙的樂趣。那一天可巧逢到一條沒人的小船停泊在那裏，我們跳上船去，撐動篙子，碧綠的兩岸就搖搖地向後移動，我們都拍手歡呼。我看見船舷旁一羣小魚躦來躦去，活動得像梭子一般，便伸手下去一把，却捉住了水草，那些魚兒不知那裏去了。盧元也學着我伸下手去，落水重了些，濺得我滿臉的水。這個引大家都笑起來，說我是個冒雨的失敗的漁夫。最不幸的是在這個當兒看見級任先生在岸上匆匆地走來！他趕到我們船旁，勉強露出笑容，叫我們好好兒上岸罷。我們全身的，從頭髮以至腳趾裏的興致都消滅了，就移船近岸，一個一個跨上去。不好了！我們一跨上岸他的面容就變了。他責我們

不該看得生命這麼輕；又責我們不懂危險，竟和危險去親近。我們……』

『……北極……南極……軸……』夢幻似的聲音有時使他約略聽見。

忽然有繁雜的細語聲打斷了他的沈思。他看許多同學都望着右面的窗，輕輕地指點告語。他跟着他們望去，見一個白的蝴蝶飛舞窗外，兩翅鼓動得極快，全身幾乎成爲圓形。一會兒那蝴蝶撲到玻璃上，似乎要飛進來的樣子，但是和玻璃碰着，身體向後倒退，還落了些翅上的白鱗粉。他就想，『那蝴蝶飛不進來了！這一間寬大冷靜的屋子裏，倘若放許多蝴蝶進來，白的，黃的，斑斕的都有，飛滿一屋，倒也好玩，坐在這裏才覺得有趣。我們何不開了窗放他進來。』他這麼想，嘴裏不知不覺地說出『開窗！』兩字來。就有幾個同學和他唱同調，也極自然地吐露出『開窗！』兩字。

方先生夢幻似的聲音忽然全滅，嚴厲的面容對着全室的學生，居然聚集了他們的注意力，使他們棄去那蝴蝶。方先生才斥責道，『一個蝴蝶，有什麼

好看！讓他在那裏飛就是了。我們且講那經度……距離……多少度』以下的話，他又聽不清楚了。他俯首假做看書，却偷眼看窗外的蝴蝶。那知那蝴蝶早已退出了他眼光以外！他立時起了深密的相思，『那蝴蝶不知那裏去了？倘若飛到小橋旁的田裏，那裏有剛開的深紫的豆花，發出清美的香氣，可以陪伴他在風裏飛舞。他倘若沿着眠羊涇再往前飛，一棵臨溪的楊樹下正開着一叢野薔薇，在那裏可以得到甘甜的蜜。又不知他還來這裏望我麽？』他只是望着右面的窗，等待那倦游歸來的蝴蝶。夢幻似的聲音，一室內的人物，於他都無所覺。時間的腳步本來是幽默的，不斷如流地過去，更不能使他有一些兒辨知。

窗外的樹經風力吹着，似乎顛頭似乎招手的樣子舞動，那種鮮綠的舞衣，優美的姿勢，竟移動了他心的深處的相思。那些樹還似乎正唱一種甜美催眠的歌，使他全身軟軟的，感到不可說的舒適。他更聽得小鳥複音的合唱，蜂

兒沈着而低微的祈禱。忽然一種懷疑——人類普遍的玄祕的懷疑——侵入他的心裏，『空氣傳聲音，先生講過了，但是聲音是什麽？空氣傳了聲音來，我的耳又何以能聽得見？』

他便想到一個大玻璃球，裏面有一隻可愛的小鐘。『陳列室裏那個東西，先生說是試驗空氣傳聲的道理的；用抽氣機把裏面的空氣抽去了，即將球搖動，使鐘杵動盪，也不會聽見小鐘的聲音。這個不知可眞是這樣？抽氣機我也看見，兩片圓玻璃裝在木架子上，但是不會見他怎樣抽空氣。先生總對我們說，「一切儀器不要將手去觸着，只許用眼睛看！」眼睛怎能代替兩耳，看出聲音的道理來？』

他不再往下想，只凝神聽窗外自然的音樂，那種醉心的快感，決不是平時聽到風琴發出滯重單調的聲音的時候所能感到的。每天放學的時候，他常走到野裏領受自然的恩惠。他和自然原已糾結牢固了，那人為的風琴那

這等吸引力去解開他們的糾結呢?

「……」他沒有一切思慮，情緒，……他的境遇不可說。

室內動的生命重又表現出外顯的活動來，豪放快活的歌聲告訴他已退了課。他急急開抽屜，取出那小匣子來，看他的伴侶。小蠶也是自然啊！所以他仍和自然牢固地糾結着。

一九二一，四，三〇。





